借經問心 15

論語之衛靈公篇



序言

借著聖典當銅鏡　經論古訓啟智明
問君修道為何事　心靈淨化歸本性

有人告訴我，萬物都是大道所生，身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亦不例外。人人本具有一顆善良的佛心，這是上天的傑作，也是我們寶貴的財富，其中充滿了智慧，可以讓我們施展無窮的能力，在這娑婆的五濁世界中，歷練出優良的成績，順利通過千錘百鍊的世事考驗，返回清靜無為的至善地。然而在這嚴峻的磨練考驗中，許多受到塵世名利情愛的誘惑，沉迷於虛情假景，造成了許多靈性在苦海流浪，為了喚回沉淪於紅塵的靈兒，上天派遣許多靈性的導師來到人間，示現苦海流浪記，創造浪子回頭金不換的故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智慧經

典，引導我們回歸清淨的涅槃地，這就是大道根本的無極地。歷來五教聖人及諸聖仙佛，都是在扮演著度化眾生，脫離苦海的角色，讓我們在苦海中有慈航引渡，感恩上天暨諸聖仙佛的慈悲，讓我們在黑暗中有明燈指引，讓修士能藉機點燃心燈，開啟久被蒙蔽的智慧。

聖佛仙真所著述的無數經典，無一不是為眾生的靈性淨化而撰述，深恐世人沉迷日久，為慾望所蒙蔽，未能看清楚人間的陷阱，視名利財貨為重，卻忽視最重要的本性，因而長時來沉迷於六道輪迴，難以覺醒。上天本是要借重凡塵假相，用以磨練身心靈，找回本有的真性。然許多的靈性卻因此而產生無明，甚至以聖佛的聖典做為經營名利的工具，實有違反上天派遣聖佛降世的本意，不能使靈性上升，反而沉淪墮落。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修心之要在淨心，心性淨空，佛性無遮，自然明理，如果只停留在學問的論述，為名為利為情所困惑，實是可惜。

如今有幸能有機會接觸聖典，受到諸聖仙佛的教化，深深感觸修道必先依據聖典的指示，不斷借經以反問己心，我們與聖佛的差別在何處？明理實修，親證本性乃是重要的方法。研究經典，除了首要會念、會解之外，尚須融入於心，應用於生活中，使能達於圓滿的境界，才能把聖經的知識轉化成智慧。因而將此一系列命名為《借經問心》，首先從儒家經書的《論語》開始，探討至聖先師孔夫子以及相關的人士，如何在生活中帶領我們找到心中的本性。《論語》共有二十篇，將分為二十冊來探究，其重點在於借文中所載之道以明心，在生活的每一細節中，體會到本性與大自然生活的關係，使能在生活的當下，認明本心，悟得本性。期待有緣人能共襄盛舉。道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借經典、經驗問問自己的心，找回自己的本性，從明心見性悟後起修而回歸本位，才不至於浪費此生遺憾終身。本冊是《借經問心》系列，《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篇》的心得。

世事多變化，近年來世界各國疫情嚴重，各種災難頻傳，尤其清明節疫情迅速爆發，在在告訴我們孝道已經破口，要勤於補修，以挽回天意，才得以化解災劫。此時乃上天賜給我們許多自我磨練成長淨化心性的機會，只要精進努力，將給自己找回清靜的心性，但願共同攜手努力，互相提醒，把握時機，認理學修，共盡孝道，圓滿人倫。感恩韋憲前賢撥冗校對，同時也感恩十方大德出資付梓，讓此書能與眾人見面，更感恩諸聖仙佛的神佑啟示。祈求上天，早日化解疫情，願大家諸事圓滿。

後學　癡翁敬序

西元二〇二二年五月廿八日（壬寅年四月廿八日）於勤學齋

目錄

序言 …… 2
引言 …… 8
本篇人物簡介 …… 11
01 問陳於孔子 …… 12
02 小人窮斯濫 …… 16
03 多學而識之 …… 20
04 知德者鮮矣 …… 24
05 恭己正南面 …… 28
06 州里行乎哉 …… 32
07 見其參於前 …… 36
08 邦有道如矢 …… 40
09 君子蘧伯玉 …… 44
10 知者不失人 …… 48
11 殺身以成仁 …… 52
12 善事先利器 …… 56
13 友士之仁者 …… 60
14 顏淵問為邦 …… 64
15 放鄭聲遠佞 …… 68
16 無遠慮近憂 …… 72
17 好德如好色 …… 76
18 柳下惠之賢 …… 80
19 薄責人遠怨 …… 84
20 吾末如之何 …… 88
21 好行於小慧 …… 92
22 君子義為質 …… 96

23 君子病無能 …… 100
24 沒世名不稱 …… 104
25 君子求諸己 …… 108
26 君子矜不爭 …… 112
27 不以言舉人 …… 116
28 己不欲勿施 …… 120
29 吾之於人也 …… 124
30 三代直道行 …… 128
31 史之闕文也 …… 132
32 巧言可亂德 …… 136
33 好惡皆必察 …… 140
34 人能夠弘道 …… 144
35 過不改謂過 …… 148
36 嘗終日不食 …… 152
37 謀道不謀食 …… 156
38 憂道不憂貧 …… 160
39 仁不能守之 …… 164
40 不莊以涖之 …… 168
41 動之不以禮 …… 172
42 君子可大受 …… 176
43 未見蹈仁死 …… 180
44 當仁不讓師 …… 184
45 君子貞不諒 …… 188
46 事君敬其事 …… 192
47 有教不分類 …… 196
48 道不同不謀 …… 200
49 辭達而已矣 …… 204
50 固相師之道 …… 208

引言

治國以德非用強權　禮樂化民道德揚宣
刑罰治國民免無恥　無為而治最為上選

本篇以「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為首，孔夫子建議以禮樂治國，而非以軍事強權。接著在陳絕糧，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來鼓勵同學度過苦難；向子貢開示自己所學，都能以「一」的真理貫通；並對子路感嘆真正知道修德的人實在很少。孔夫子讚歎舜帝的無為而治，並向子張說明「言忠信，行篤敬」是行事的準則。夫子讚歎史魚如矢的正直，蘧伯玉的君子風度；還告訴大家，要不失人也不失言，才得以成為智者；要成為志士仁人，不可求生以害人，但可殺身以成仁。回答子貢的問仁，要善其事先利其器，要多親近賢者與仁者。

接下來孔夫子回答顏淵為邦之道，要擇取各朝代好政策，去除不好的陋習。夫子並告訴大家，沒有遠慮必有近憂；還感嘆未能看到好德如好色者；評論臧文仲竊位而不舉用賢者柳下惠。夫子告訴大家遠怨之道，要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並說遇事而不說要如何處理者，難以教導；還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這種人很難有成就。夫子告訴我們成就君子，必須做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還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孔夫子對子貢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可以終身實行；並對大家說，我不曾毀謗人或讚譽人，如有讚譽人，一定有憑有據。篇中感嘆今不如昔的美德；還叮囑大家「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

謀」、「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文中夫子提及學習與思考都很重要，並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告訴我們治國四要「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還說「君子不可小知，而可以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還感嘆「有蹈水火而死者，卻不見蹈仁而死者」。孔夫子又說「當仁不讓於師」、「君子貞而不諒」、「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有教無類」、「道不同不相為謀」、「辭，達而已矣」。最末一章，孔夫子親自示現接待盲師的禮儀。本篇共分為五十道題，將在後面一一論述。

本篇人物簡介

◎史魚

又稱史鰌，名佗，字子魚，春秋時衛國的大夫，也稱史鰍。衛靈公時任祝史，負責衛國對社稷神的祭祀，故又稱祝佗。曾為公孫文子謀避禍的計策，以剛直不屈著稱，曾以尸諫勸衛靈公，進用賢者，斥退不肖，受到孔夫子的稱讚。

◎柳下惠（西元前720年至西元前621年）

姬姓，展氏，名獲，字禽。春秋時魯國的大夫，食邑柳下，諡惠，所以稱柳下惠。臧文仲執政時，當士師（掌刑獄）。又字季，又稱柳下季，後來隱遁，成為逸民。以講究貴族禮儀著稱，有坐懷不亂的美譽，孔夫子讚歎其賢能。

◎師冕

春秋末期，魯國的樂師，名叫冕，是位盲樂師。

01 問陳於孔子

【原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衛靈公問陣　禮儀之事則嘗得聞
軍旅之事未嘗有學　孔子答後隔日則分

衛靈公向孔夫子請教作戰的方法，孔夫子回答說：「有關祭祀禮器禮儀的事情，那就曾經聽說過；有關於作戰的事情，未曾學習過。」第二天就離開衛國了。俎，讀組，俎豆是祭祀所使用的禮器，此指禮儀。

聖人治世以禮樂治國，以德服人，不曾以力服人。以德服人者，百姓必然受到德澤而感恩戴德，心悅誠服擁護愛戴，上下一心，國家

富強人民安樂。以嚴刑峻罰暴力治國，短時間雖不見百姓反抗，但積怨至深，必然群起抗暴，終至眾叛親離而滅亡。這正如南宮适在《論語‧憲問篇》所說：「后羿善於射箭，奡善於在陸上行舟，兩人都不得善終。夏禹和后稷，親自耕作而擁有天下。」是以執政的君子，當以此為借鏡。又《大學》載：「堯舜二帝以仁愛來統治天下，老百姓跟著學習，也都能行仁愛。桀紂二人以凶暴的方法來統治天下，老百姓也跟著學習，變得凶暴無禮。」這就是歷史的明證。有德者才配成為一國之主，才能給百姓帶來幸福；沒有道德的人雖擁有君王之位，卻給百姓帶來災難與痛苦。是以執政者當以歷史為鑑。

孔夫子離開魯國到了衛國，想在衛國推行禮樂治國的政策，但與衛靈公見面時，衛靈公卻問他作戰的方法，顯然這不是孔夫子的願望，在理念不合下，只能在隔天離開衛國，繼續周遊列國去尋找理想的地方，推展他的治國理念，所以才有此章的紀錄。夫子深知戰爭是不得已而為之，軍旅為保家衛國而準備，並非以兵強馬壯來侵略他

國，這將會給人民帶來不安與痛苦，而且冤冤相報何時能了呢？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章說：「以真理大道來輔佐國君的人，不依靠強大的兵力來奪取天下。用兵強取天下的事情，很快就會得到報應。軍隊所到之處，戰事連連，百姓逃難，田園荒蕪，雜草叢生。當戰事過後，橫屍遍野，瘟疫流行，百姓飢餓，災禍迭起。善於治理政事的人，謹慎用兵，只求濟事，當成功有好結果就停止。所以成功之後，不敢仗勢欺人；成功之後，不敢自高自大；成功之後，不敢自我炫耀；成功之後，不敢驕傲自滿。當成功之後，要認為不得已而為之；成功之後，就不要再逞強。要知道自然的道理，當萬物成長壯大之後，必然會衰老。因而逞強逞能，就叫做不合道理，不合道理的事情，只會提早衰亡而已。」孔夫子曾就學於老子，當然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不想以用兵來治理國家，因而對衛靈公問軍旅之事，回應以「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於是隔天就離開衛國。

治理國家最重要是能經營一個安和樂利的國度，讓百姓能過著安定舒適的日子，並非為了滿足領導者統治的慾望，不擇手段搜刮民脂民膏，以窮兵黷武的方式去侵略他國，以展現其雄才偉略，卻不顧民生疾苦，這是非常自私而不人道的事情，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一章說：「兵器是不吉祥的東西，不是一位仁德君子所使用的東西，在不得已而使用時，要以清淡仁慈存心，小心謹慎，適可而止，這是最為上策。即使是作戰勝利了，也不要以為是光榮美好的事情。然而那些以為打勝戰是光榮美好的人，就是以殺人為快樂。那些以殺人為快樂的人，是不可能順心如意獲取天下的。擁有精銳的兵器，這些都是不吉祥的東西，連萬物都討厭它，所以一位有道之士，是不會去接近它的。」戰爭所使用的武器，帶來強大的殺傷力，兩方都會有所損傷，真是仁慈的領導人，是不會隨便挑起戰事的。

02 小人窮斯濫

【原文】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在陳絕糧從者多病　體力不支精神不興
子路慍曰君子亦窮　君子固窮小人難寧

孔夫子在陳國的時候，斷絕糧食，隨從的學生病倒了，提不起精神。子路帶著不愉悅的臉色來見孔夫子，問說：「君子也有困窮的情況嗎？」孔夫子說：「君子遇到困窮的時候，還能堅持固守正道；小人遇到困窮的時候，就會作出反道敗德的事情。」

依據《孔子家語・在厄篇》記載：楚昭王聘請孔夫子，夫子前去

拜見，路過陳國與蔡國，兩國的大夫一起商量說：「孔夫子是聖賢，他所做出的評論都能切中諸侯的失誤，如果他被楚王任用，那麼陳蔡兩國就危險了，於是派兵去阻攔孔夫子。夫子受到阻攔，斷糧七天，與外界失去聯絡，連一點粗糧都沒得吃。跟隨夫子的弟子都餓壞了，夫子卻越挫越勇，還慷慨激昂給弟子講解禮儀，且不斷彈弦唱歌。並找來子路說：「《詩經》說：『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卻奔跑在荒野中。』難道我的行為有錯嗎？為何會淪落到這種地步呢？」子路聽了心中鬱悶而不高興說：「有德君子是不會被圍困的，今天這樣子，或是夫子還未達到仁的境界吧？所以他們才不會信任我們；或者夫子還未達到智的境界吧？所以他們才不讓我們前進。以前聽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今夫子品德高尚，怎會有如此的窮困呢？」

接著孔夫子說：「仲由還不理解，我告訴你，你以為仁者做事一定會被別人信服嗎？那麼伯夷、叔齊就不會餓死於首陽山了；你以為智者一定會被信任嗎？那麼王子比干就不會被剖心了；你以為忠者就

一定會有好報嗎？那麼關龍逢就不會受刑了；你以為進諫者一定會被上司採用嗎？那麼伍子胥就不會被殺了。關於遇不遇，那是時運；賢還是不肖，那是才能。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的人多了，哪裡只是我一人呢？而且芝蘭生於深山中，不因無人而不芳香，君子修道立德，不因困窮而改節。做好事盡人事，至於生死是天命。所以晉國重耳有霸心，困於曹衛；越王勾踐有霸心，困於會稽。所以處下沒有憂患的人，想法不會長遠；處身於安逸的人，志向不會遠大。怎知道他們將來會如何呢？」

子路出去，叫子貢進來，問他與子路同樣的問題。子貢回答：「夫子所說的道至大，所以天下沒有能容得下的，夫子何必貶低自己呢？」夫子說：「賜啊！好的農夫能種莊稼，但不一定有收穫；好的工匠手藝巧妙，卻不一定合人意；君子修道能做出綱紀，但不一定被接受。如今自己不修好，卻求別人能接受。賜啊！你的志向不夠遠大，思想不夠寬廣啊！」子貢出去，顏回進來，夫子問同樣的問題，

顏回說：「夫子的道理很廣義，大家未必能理解，即使是這樣，夫子去推行，世上也沒有人任用，那是統治者的問題，夫子有什麼過失呢？不被接受才顯出君子的可貴。」孔夫子欣慰地讚歎說：「能說出這樣的道理，是顏氏之子啊！要是你有資材，我就當你的家臣了。」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道出孔夫子的人品，與為人的風範，足為後人修道的借鏡，古德亦留有《修道》之美文，可為我們平時修養，提升品德的名言：

人之性，本清淨，動靜自然合道。
沒有道可修，也不必修，本來自然。
自然清淨本性，被人心之欲念所覆蓋，
為了恢復本來清淨面目，故要修道。

03 多學而識之

【原文】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對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子貢為我多學而識　子貢回答當然是之
夫子則說並非如此　吾道實有一貫本質

孔夫子說：「端木賜（子貢）啊！你以為我是博學多聞，而強記下來的嗎？」子貢回答說：「是的，難道不是嗎？」孔夫子說：「不是的，我所說的是一貫真理的大道。」

博學強記只能稱為知識，必須懂得靈活應用，理事得到圓融，才能稱為智慧。只知讀書而食古不化，變成心中的負擔，不是書蟲就是

書呆子，對於平時生活中，面對人事物的處置沒有多大幫助，恐怕執著於博學之名，過於自是自負，不懂得採納別人的意見，與大家好好商量，容易把事情給搞砸了，反而會造成害人害己的情形。要知道天下諸多的理路，都是從大道所衍生，其間的道理是互相貫通的，唯有知道其中真相的聖者，才得以徹知天下的道理，而且能在各種情況之下靈活應用。聖如孔夫子，其學識不但廣博，還能達到一貫而融會貫通，所以在本章對子貢說，我所學並非只有多學而識之，還能夠「一以貫之」，如此才是真材實學。

一可以貫通諸理，是真理大道顯現於萬事萬物萬象的情形，也可以稱為萬物之母。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九章說：「自古以來能獲得真理大道者，將會有如此的現象：天能得到一的真理，可以清明；地能得到一的真理，可以寧靜；神能得到一的真理，可以靈妙；谷得到一的真理，可以盈滿；萬物得到一的真理，可以生長；侯王得到一的真理，可穩定天下。以上的功能，都是來自能獲得大道一的真

理所致。天沒有一的真理，就難以清明，恐怕會崩裂；地沒有一的真理，就難以寧靜，恐怕會塌陷；神沒有一的真理，就難以靈妙，恐怕會消失；谷沒有一的真理，就難以盈滿，恐怕會枯竭；萬物沒有一的真理，就難以生長，恐怕會滅絕；侯王沒有一的真理，就難以穩定，雖居高貴之位，恐怕會傾覆。」由此可見，大道的真理是一理相貫通的，人是萬物之一，能夠明了其中道理者為賢，能夠貫通實用者為聖。聖具有賢的資質而勝於賢，賢雖具有聖的本質，但還未開通。是以孔夫子具有賢者的博學多聞之學識，還有聖者一以貫通諸理的大道之智慧。

大道中有玄德，難以眼見、耳聽、手觸，唯有聖者才有智慧親證。大道充滿在我們左右，人人都生活在其中卻渾然不知，唯有智慧開啟的聖者，才得以識透，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第十四章所說：「大道的本體，想看不能見，稱為『夷』；想聽不能聞，稱為『希』；想摸不能觸，稱為『微』。這夷、希、微三者，是難以追根

究底的，這是由於三者混合在一起。從上看不到光亮，從下看不到黑暗，其中卻蘊藏一股綿綿不斷的能量，卻無法用名相去形容，到最後還歸於無形無象的狀態。可以稱它為無形狀的形狀，無物象的物象，又稱為若有若無的恍惚。迎面不見其頭，隨後不見其尾。其中卻執有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大道，用以駕馭目前所擁有的一切，從此能知道自古以來的大道，稱為道紀。」能明道紀的聖者，自然能夠明事理通人情貫天地。

濟公活佛此篇《識透人生》，讓我們更能從中理解大道的活用：

在人生中求識透，在短暫中求不朽，在無常中求時握，在作為中求無我，
從得失中求淡泊，從淡泊中求煉就，從處世中求中和，從苦海中求解脫，
從煩惱中求快樂，從頹廢中求振作，從懈怠中求奮鬥，從名利中求看破，
從修道中求無怨尤，從逆境中求忍受，從笨拙中求勤補拙，
從對待中求無你我，從奢華中求儉德。

04 知德者鮮矣

【原文】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孔夫子對子路解說　如今知德難以廣闊
道德衰敗令人嘆息　致使民困難以解脫

孔夫子說：「仲由（子路）啊！如今真正知道道德的人，實在太少了。」

德有福德與功德之分，福德為後天有為的行善所累積，這種累積的善德，可以獲得福報，其功能是有限的。功德為先天本性所具有，並非後天人為行善所形成，其功能是無窮盡的。一般人對於功德與福德的區別，不是很清楚，大部分的人以為行善積德就是有功德。惠能大師在《壇經・無相頌》說：「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可見修福報與修真理大道是不同的。

在《壇經》中，敘述韋刺史與惠能大師的對話，可以從中理解福報與功德是不一樣的，其對話如下：韋刺史說：「弟子聽說當時達摩祖師度化梁武帝時，梁武帝問說：『朕一生建造佛寺，供養僧眾，布施財物，廣設齋會，有什麼功德呢？』達摩祖師說：『實在沒有功德。』弟子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希望和尚能為我們解說。」六祖說：「實在沒有功德，不要懷疑祖師所說的話。由於梁武帝心存邪見，不知道如來的正法。建造佛寺，供養僧眾，布施財物，廣設齋會，這就叫做求福，不可以把福德當成功德。功德在法身當中，不在修福上求取。」

六祖接著說：「能了悟本性是功，能行平等心是德；念念都沒有障礙，經常徹見本性的真實妙用，這就是功德。內心謙虛卑下是為功，自然流露於外的禮讓就是德；依自性而建立的萬法是功，自心本

體離開妄念是德；念念不離自性是功，應用時不染著塵境是德。如果想要證得功德法身，只要依著以上所說去做，才是真正的功德。如果是勤修功德的人，對人不能起輕慢心。」

惠能大師又說：「我執沒有斷除，自然就沒有功；自性被障礙而虛妄不實，自然就沒有德。這是因為我執未斷，妄自尊大，因而經常輕慢一切的緣故。善知識！念念清淨無妄沒有間斷是功，保持平等正直的心行是德；自己勤修本性是功，自己精勤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必須從自己的本性內去證悟，不是以布施、供養所能求得到的，所以福德與功德是有差別的。梁武帝不明白真正的道理，不是達摩祖師有過錯。」是以孔夫子說：「知德者鮮矣。」可見世人真正懂得「德」的內涵的，實在太少了。因性德乃是中庸之道的發揮，是以孔夫子在《中庸》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功德是從自性流露出來的，所以又稱為性德，乃是與生俱來，不必外求。只要將本性上妄想執著所造成的污染去除，自性功德自然顯

現。因而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淨化心性是修道的重點，是以古德所撰《修行者》一文，正可提供修道士修行的參考：

修行者有度量，兼容並蓄；
修行者守禮節，易俗移風；
修行者常微笑，廣結善緣；
修行者存誠意，感化大眾；
修行者顯才藝，造福人群；
修行者心謙和，色溫辭婉；
修行者獻愛心，溫暖人間；
修行者用智慧，圓融十方；
修行者捨財富，襄義助貧；
修行者正言語，化惡為善。

05 恭己正南面

【原文】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 無為而治只有帝舜　孔子解釋其道能順
> 居心恭敬以身作則　端坐南面穩定乾坤

孔夫子說：「能夠以無為的方式來治理天下的，恐怕只有舜帝了吧！然而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只是自己存心恭敬，能以身作則，端坐在正南面的君位而已。」

無為法的基礎建立在有為法上，等有為法能夠融會貫通，熟能生巧自然進入無為法，如此的無為法才能靈活而有效應用在生活中，才不致於成為紙上談兵的無為法，中看而不中用。所謂的「無為」，並

非是沒有作為，而是該為則為，不該為則不為；該說則說，不該說則不說；該做則做，不該做則不做，把效果提升到圓滿無缺的程度，也可說是達於聖佛的境界了，誠如《中庸》所載：「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然而能做到如此的地步，並非一蹴可成，是在平時的生活中，待人處事中累積而來，還是要從生活中的點滴，有正確的作為做起，是以孔夫子在本章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有為法影響的範圍有限，無為法影響的範圍無限，自古來聖賢佛菩薩，無不從形而下的有為法，修至形而上的無為法，最後還不執著於有為無為，才是上上的至境，正如須菩提在《金剛經・無得無說分第七》所說：「如果以我的體悟，去解釋佛陀所說的法義，應該沒有一個固定的說法，名叫無上正等正覺，也沒有固定的佛法，可以讓佛陀宣說的。為什麼呢？因為佛陀所說的法非常靈活，隨機應變，因緣說法，都沒有固定的法可取，也沒有固定的法可說，佛法不是固定

的，也不是不固定的，為什麼呢？所有的人被稱為凡夫、賢人、聖人，都是因為在證得無為法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別。」

一位真正的君子，在平時生活中的言行舉止，其造詣甚高，足為眾人的標竿，如此有德量的領導人，時時修好自己，皆能以身作則，誠如《中庸》所說：「君子治理天下的方法，要從本身的品德做起，要得到百姓的驗證，考察夏、商、周三王的做法，而不違背；行為能夠頂天立地，而不背正道；可質詢於鬼神，而沒有懷疑；百世之後等待聖人出現，也沒有疑惑。能質詢於鬼神而沒有懷疑，這就是知道天理；百世以後等待聖人出現，仍沒有疑惑，這就是知道人性。所以君子的舉動，能為世世代代天下人依循的正道；君子的行為，能為世世代代天下人的法度；君子的言語，能為世世代代天下人的準則。在遠處可見其威望，在近處不為人所討厭。」這就是君子執政所展現的特色，這是百姓深深盼望的明主，這正是舜帝的無為治國的成果。

人人具有聖佛的本性，人人都可以為堯舜，只要將自己的習性弊

病去除，使本性回復本初即是。古德有《修道的病如何醫》之文來指導我們：

著相之疾，無相頌識以療之。
著魔之疾，智慧正見以療之。
好大之疾，緘言鎖猿以療之。
善妒之疾，戒定慧行以療之。
浮躁之疾，涵養性情以療之。
欲望之疾，淡泊明志以療之。
懈怠之疾，勤奮精進以療之。
罪愆之疾，懺悔建功以療之。
無明之疾，真人作主以療之。
口過之疾，正源溯源以療之。

06 州里行乎哉

【原文】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問行孔子解說　言行忠信篤實不惰
蠻貊之邦亦可通行　不能如此州里難妥

子張請問做事通達的原則，孔夫子說：說話要能忠誠信實，行為要能篤厚莊敬，雖然在未開化的蠻貊之地，也是能夠行得通。如果說話不忠誠信實，行為不篤厚莊敬，雖然在文明的鄉里中，能夠行得通嗎？

待人處事能通達成功的妙訣，就是要做到言行一致，才能取得

他人的信任，受到他人的尊重，在往後的交往，才會毫無疑問，做出最佳的配合。否則互不信任，互相猜忌，猶疑不決，當然許多事情就難以順利的溝通，無法產生良好的效果。所謂的「言忠信」，是指說話出自內心的忠誠，如此肺腑之言，當有一諾千金的效應，加上篤實尊重的態度，必然會感動他人，心悅誠服與我們來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忠信篤敬」出自本性，人人皆同，不分男女老幼、富貴貧賤、鄉下都市、華夏夷狄，只要依此原則行事，必然能夠獲得他人的信任而通達無礙。是以孔夫子在此章回答子張問「行」時，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蠻貊之邦，是古人對於少數民族，文化不普及的地方，在南方稱蠻，在北方稱貊。州里，是指人口聚集文化發達的地方。

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一位君子如果言行不莊重，就沒有威嚴，由於心神不寧，學習就不會穩固而有效益。待人處事要以忠實誠信為主要，不要隨便與品德比自己差的人交朋友，有了過失不

要害怕改除。」人之所以沒有忠信，是由於心性受到三毒的污染，喪失了道德，如果不及時醒悟而挽回，恐怕會造成社會混亂，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所說：「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當世人的道德不在，繼之以談仁義，仁義又不在了，才會談禮，當談到禮的時候，世人的忠信已經非常薄弱了，如果再不穩固，社會就會產生亂象了。

孔夫子在《易經・乾卦・文言・九三爻》說：「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要知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人性八寶，是本性中人人具有的美德，在人間以八德立足，才得以頂天立地，成就功業，將來捨報之後，也要八德具足才得以回天，忠信是其中不能缺乏的要項。所謂的「行篤敬」，是行事要能篤實莊敬，這是出自內心誠信而來，是與人交往讓人能心安的重要條件，能使社會達到祥和。是以《中庸》談到「誠」：「唯天下至

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可見行篤敬的至誠效果，可以安定天下。

修道以修心為要，修心以淨心為要，淨化心性才能使本性功德自然流露。參禪可以淨化心性，使心性中本具的八德，發揮真誠應世的功能。本性清淨本不動搖，只因攀緣著境，所以造成內心的擾亂。如果面對外面的環境，不起念而污染，就是禪的功夫。古德有一篇《一味禪》的美妙好文，如能時時加以參悟，必可從中獲得許多實益：

禪是一畝田，一畝豐饒的田；禪是一道門，一道空靈的門；
禪是一潭水，洗淨塵世的沙；禪是一味藥，療治心裡的苦；
禪是一盞燈，點亮前行的路；禪是一輪月，灑滿芳草天涯；
禪是一片天，禪是一片地；禪是春和秋，禪是嫩綠的芽；
禪是你和我，禪是我和你；禪是冬和夏，禪是一枝花。

07 見其參於前

【原文】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夫子宣說立見於前　在輿見其倚於衡面
能夠如此才能通行　子張書紳用以自勉

孔夫子接著說：當站立時，猶如這些話呈現在眼前；當乘車時，猶如這些話倚靠在車前的橫木。能夠做到如此地步，才得以到處行得通。子張將這些話寫在束帶上，以便隨時省察。

做好自己，頂天立地，是世人一生的目標，上一題孔夫子回答子張問行時說「言忠信，行篤敬」，簡要說明了平時該行的事情，這是一生所行的重點工作，是針對有如子張個性的人，提出的方案，對

於這個良好的方案，最重要是能做到，才能產生效果。所以在此題提醒我們時時處處，或者在站立時，或者在乘車時，隨時都要與自己同在，如此用心，才能確實去做到。這正如《中庸》所說：「是以君子要戒慎恐懼，平時難以看到、聽到的地方。因而在隱微之處，別人尚未發現時，自己就要及早發現並加以修正。所以要成為一位君子，必須從慎獨的功夫做起。」絕對不可沒有自知之明，等到問題出現，別人好意提醒我們，不但不感謝別人，還要惡言相向，那就不應該了。

文昌帝君在《陰騭文》說：「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就是要我們時時刻刻緬懷古聖先賢的遺訓，在我們獨處的時候不要愧對良心，如此才能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以免造下惡業而後悔不及。可見要做到「言忠信，行篤敬」，必須要時時謹記在心，不能有所疏忽，否則一失足便成千古恨。《中庸》載：「《詩經‧大雅‧抑篇》說：『獨自在內室時，要能夠自我觀照，是否能無愧於神明。』所以君子在還沒有行動之前，居心要恭敬；在還沒有說話之

前，居心要誠信。《詩經・商頌・烈祖篇》說：『要以誠心來感動神明，不用說話而自然嚴肅，此時也沒有甚麼可爭論的。』所以君子的治國，不用賞賜，百姓也會互相勸勉；不用發怒，百姓也會比面臨刑具更畏懼。」

美好的道理，也要聽得懂的人才會接受，有體悟的人才會去實踐。子張在聽到孔夫子的這些話後，深深覺得有道理，又怕自己忘記，所以趕快記錄在衣帶，隨時可以拿出來複習，所以有「書諸紳」的記載。這是身為弟子應有的學習精神，也是對老師教導的肯定。孔夫子的弟子，在《論語》中以不同的方式來回應夫子的教導。《為政篇》載：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里仁篇》載：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顏淵篇》載：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又載：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言忠信，行篤敬」，此話乃在培養品德以喚醒本性，使我們在世能安頓身心，和順家庭，立足於社會，成為眾人的模範，時常心懷了業了愿的志願，借著圓滿人道以成就天道，古德以《懂得》一文，來提醒我們，使能成為一位有智慧的修行者：

懂得把握當下之人，便是生命智者；
懂得造福人群之人，便是當今聖者；
懂得識時達務之人，便是觀局俊者；
懂得指定方向之人，便是個造命者；
懂得禮理表率之人，便是真正修者。

08 邦有道如矢

【原文】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孔子讚歎直哉史魚　邦有道時如矢有餘
邦國無道言行如矢　始終如一史魚之舉

孔夫子說：衛國大夫史魚真是一位正直的人啊！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其言行如同箭一樣率直；國家政治混亂的時候，他的言行依然如箭一樣率直。

史魚，本名佗，字子魚，又稱史鰌，春秋時衛國的大夫，是衛靈公時期的重臣，擔任祝史的職務，負責衛國對社稷神明的祭祀，故又稱祝佗。與公叔文子等大夫同朝共事，衛靈公非常敬重他。有一次與國君意見不合，因而離開衛國，衛靈公特意在郊外等了三天以召回史

魚。又有一次衛靈公與妻妾共同沐浴時，看見史魚，匆忙接過衣服遮住身體，由此可見衛靈公對他的敬重。又有一次，吳國的延陵季子經過衛國時，讚歎史魚為衛國的君子，柱石的大臣，由此可見其人品。衛靈公三十八年（西元前497年），公叔文子曾設家宴招待衛靈公，史魚告誡他說：「你比君王更富有，必定會招來橫禍。要免除禍害的方法，只有保持富而不驕的態度，隨時注意謹守臣道。」由此可見史魚的明智。

衛靈公在位時，史魚多次推薦德能兼備為人忠恕的蘧伯玉，衛靈公不任用，卻對容顏俊美德行不足的彌子瑕青睞有加，並委以重任。後來史魚得了重病，臨終時囑咐兒子說：「我活著時，不能讓君王任用賢能的蘧伯玉，並遠離彌子瑕，是我的過失。既然生前無法正君，那麼死後也不當成禮。我死後將屍體放置北堂（古時婦女盥洗之處），這樣就可以了。」史魚去世後，他的兒子遵照遺願行事，衛靈公前去弔唁，問明原因，史魚的兒子將父親的話轉告，衛靈公很驚

愕，馬上說：「這是我的過失啊！」馬上召見蘧伯玉並重用他，同時罷免了彌子瑕，並讓史魚的兒子將棺木移到正堂，依照禮儀舉行喪禮，後人稱為屍諫。衛國從此得到更好的治理，孔夫子聽到之後，讚歎說：「古來許多敢於直言進諫的人，到死了諫議也就停止了，從未像史魚這樣，死了以後，還用自己的屍體來勸諫君王，以自己一片至誠的忠心，使君王受到感化，這難道不是耿直的人嗎？」因此孔夫子在此讚歎說：「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為臣之道，必須效忠君王，為國家百姓謀福利，才是正確的觀念。心為人身的主宰，因而無論在人間擔任任何職務，做任何事業，首先要有正確的觀念，有了乾淨的心，才不會起貪念而作出反道敗德的事情，讓自己造惡業，讓祖先蒙羞，讓後代子孫受辱，讓百姓受苦，讓國事敗壞。濟公活佛提供《明心法要》之善文，可以讓我們清淨己心：

心似木本人之根，失卻本根命難存；
心能生滅千萬法，轉迴百劫因念生；
誰識本心尋其妙，懷之如寶抱守勤；
心能妙用通天地，人不惜之惹埃塵；
觀心當求觀其體，心存朗照若明燈；
觀心之法當何為，至誠不息用以恆；
念動神散百劫轉，如何守正念明分；
此憑切實功夫用，豈可妄求朝夕成；
首須明乎心之體，寂然不動感通神；
其間妙用如何顯，只於一誠力之真；
惟求心正諸正念，念起即覺知其因；
此念何來因何起，尋根究源不辭辛；
當知其體本無染，如湖之澄滿月臨；
此為其主心之要，君能定位臣必欽。

09 君子蘧伯玉

【原文】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又讚君子哉蘧伯玉　邦有道時為官不拒
伯玉所為進退得宜　邦國無道退隱而居

孔夫子接著說：衛國大夫蘧伯玉真是一位君子啊！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就出來當官奉獻才能；國家政治混亂的時候，也可以隱居不當官。

蘧伯玉（西元前585年至西元前484年），姓蘧，名瑗，字伯玉，春秋時代衛國的大賢人，衛獻公初期就入朝為官，到了中期已成為有名的賢大夫。他自幼聰明過人，飽讀經書，能言善辯，外寬內直，為

人忠恕，虔誠坦蕩。他一生侍奉衛獻公、衛殤公、衛靈公三代國君。主張以德治國，執政者以身作則去感化、教育、引導百姓，體恤民生。由於蘧伯玉與幾位大臣的努力治國，使得夾在大國中還能生存，雖然經過幾次的戰亂、內訌，還能穩立於中原。孔夫子當時帶著學生，由冉有駕車離開魯國進入衛國時，讚歎衛國的富庶。

蘧伯玉當宰相時，非常忠誠，一天夜裡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在宮中閒聊，先聽到車子的聲音從遠處來，快靠近宮門時車聲就消失了，過了宮門又響起來了。南子說：「一定是蘧伯玉的車子經過。」衛靈公問說：「你怎麼知道？」南子說：「凡是忠臣孝子，其行為是表裡如一，不像有些人，在表面尊敬你，在背後卻喪失禮節，胡作非為。蘧伯玉是有名的賢大夫，既講仁義又守禮規，他絕對不會在夜裡別人看不到的地方就廢禮，所以我斷定是他。」

有一次出使楚國，在濮水岸遇到楚國子晰，他是一位有才幹的人，卻懷才不遇，希望蘧伯玉能幫助他。到了楚國，蘧伯玉對楚昭

王說：「楚國有賢才得不到重用，伍子胥生於楚國，他的父親伍奢被殺，他逃到吳國，吳國拜他為宰相，率兵攻打楚國，毀了楚平王的墳墓。鬭（讀焚）黃也是楚國人，楚國不用，晉國卻讓他管理七十二個縣，老百姓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國家沒有盜賊，這是由於晉國善於用人。今天我到貴國之前，在濮水邊遇到公子晰，他有抱負有才能，如果楚國不用他，他也會離開楚國。」楚王聽了之後，立即派人將公子晰追回，並且加以重用。

蘧伯玉比孔夫子大三十歲，孔夫子在離開魯國，為宣揚自己的思想而周遊列國，在衛國十年的期間，有九年就住在蘧伯玉的家中，並在此地整理《詩經・風》，由此可見兩人交情的深厚，成為忘年之交。孔夫子曾經多次對學生說：「蘧伯玉對人寬厚，對自己嚴格，從來不苟求他人」；「他經常反省自己的言行，五十歲還能知道四十九歲的過失」；「蘧伯玉以仁德管理衛國，使得衛國能安和樂利。」蘧伯玉以德治國的思想，對於孔夫子的儒家思想，產生重要的影響。當

時晉國的趙簡子想攻打衛國，先派大夫史默前往打聽消息。史默向趙簡子回報：「蘧伯玉在衛國當宰相，全國上下一心，把國家治理得很好，老百姓都很擁護，千萬不可發兵攻打。」因而免除一場戰爭。由其一生的作為來看，孔夫子在本章給予「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的評論，是非常客觀而正確的。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論自修身，或從事政事，應該都要守本分，有前輩以下文來鼓勵我們：

當於用處念一起，此為客塵非永存；主客分明兩不涉，各就其位司職行；
主客不明客為主，自受其亂禍患生；故欲求心先明此，何為主來何客塵；
客欲來時且休拒，隨其自去不留痕；惟勿予其反為主，失卻本來悔難尋；
修心之要本於此，持之以恆顯道心；漸而主客分明辨，來去如如樂在心；
有志欲求明心法，但此義理細推尋；內能朗然行不紊，舉止與道合一心；
此為千佛萬祖理，皆依此法明本心；世人不識徒勞苦，此番相告可參尋。

10 知者不失人

【原文】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可與之言而不與言　顯然會有失人之險
不可而言顯然有失　不失言人有智不偏

孔夫子說：「可與其人談話，卻沒能與他談話，就是失人；不可與其人談話，卻與他談話，就是失言。有智慧的人，既不會失人，也不會失言。」

在人生的過程中，我們遇到可以談心的人，卻未能把握機會，從眼前消失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文中稱為「失人」。有時遇到某些人，不應該對他說的話卻說了，說不定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文中稱為

「失言」。在平時的生活中，會出現失人或者失言的情況，都是由於自己的判斷錯誤所導致，而會產生判斷的錯誤，通常是智慧不足，無法看清真相所產生。然而智慧人人原本具足，只因受到外境的誘惑，導致心神不寧，當然就無法看清事實的真相。如果我們能夠保持好上天賜給我們的天真本性，自然就不會失去智慧，不至於產生失人或失言的情形。功德或者稱為玄德，是本性原具的性德，如果能夠保持清靜而不被塵俗的環境所污染，人人都能夠擁有智慧，隨時展現其功能，成為本章孔夫子所說的不失人亦不失言的知者。

老子在《道德經》第十章說：「修道士要經常自我檢視，是否已經將身心靈安頓好，使合乎正道而不分離呢？是否保護好精氣神，使能專一有如嬰兒一樣柔和純真呢？是否已經洗淨心性，使能毫無些微的雜念呢？是否已經治好自身之國，清除心性上的習染而達到自然無為呢？是否能夠在動靜之間，能體悟大道的母源呢？是否能在諸事通達無礙時，還能保持大智若愚的態度呢？如果能夠以無為的精神生

養萬物，卻又不據為己有，不自恃其功，能夠幫助其成長而不加以掌控，這就是至高無上的玄德。」能夠在平時的修養中，清淨本性，自可使玄德自然流露，產生無窮的智慧。

修道修心，不外就是要找回本來清淨的本性，這就是要修心淨心回歸本位，以成就道果。然而為何自古至今，修道的人很多，成道的人很少，因此無法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其原因在哪裡呢？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其中的弊病有三種：生活在塵世間，卻貪戀榮華富貴，不肯樂善好施，胡作非為，視錢財有如生命，不知道反省懺悔，這是第一種情形。心中只想追求稀奇怪異，迷惑於旁門左道，不尊敬師長，不重視道德，這是第二種情形。有些人前世罪孽還未消盡，有些人是今世道德有所虧損，只知道參禪打坐，不知道懺悔改過。三綱五常不遵守，四維八德蕩然無存，爭名氣奪利益，沉迷於酒色之中，這是第三種情形。世上的人要提早學習仙家之道，不要再貪戀酒色煙花，拋棄假相修得真相，使真相不被假相所覆蓋；掃除邪念

覺悟正道，使得正道不被邪道所污染。」能時時提醒自己，藉假以修真，自可成為智者。

有智慧者，不被身外眾生所誘惑，不被自身眾生所迷惑，能夠清除讓我們無法成為智者的眾生性，是我們一生來到人間最重要的目標。濟公活佛有一篇《濟渡眾生》之好文，提供修道士參考：

以慈悲心去救濟眾生
以道德心去教化眾生
以無為心去服務眾生
以正義心去引導眾生
以寬忍心去接納眾生
以歡喜心去面對眾生
以平等心去關懷眾生

11 殺身以成仁

【原文】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孔子談到志士仁人　從來沒有求生害仁
殺身成仁理所當為　以身作則志士責任

孔夫子說：「有志於行仁道的士人，絕對不會為了求生存而損害仁德，卻會 為了成就仁德而犧牲生命。」

所謂的「志士仁人」，乃是有志於成就德行圓滿的修道士，這種人必然心存公正，毫無私心，不會為了一己之私，貪婪人間的名利情，不顧仁義而拼命去爭取，寧可為了公義而捨去自己的身命，是以孔夫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種人心中充滿了天理，一切依良心行事，不在乎他人用什麼眼光來看他，只

要違背天理良心，絕對不會越雷池一步，把仁德道義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能夠做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仁人志士」，必然在體悟人生的過程中，有一番異於常人的認知，對於生命能看得透，對於維護真理能無條件的付出。宋朝的程子說：「真實的道理得之在心，自然能夠分別是非善惡。所謂的實理，就是真實認知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古人有捐軀獻身的人，如果不是從本心真實認知是非，怎能大義凜然慷慨赴死呢？應當是已經確認生命不比道義的重要，苟且活著不如慷慨赴死來得心安。所以古人有殺身成仁者，只是為了成就內心對道義的實在認知而已。」

西元前110年，司馬遷回到長安探望父親司馬談，在病危時向他講述想要寫一部史書的心願，可惜未能實現，希望司馬遷能完成這個任務。三年後，司馬遷繼承父職，任太使令。他廣泛閱讀宮中的藏書和檔案，累積大量的歷史資料，開始《史記》的著作。西元前99年

漢將李陵兵敗投降匈奴，司馬遷為李陵辯護獲罪下獄。由於家窮沒錢贖罪，結果受到腐刑，司馬遷心中非常痛苦，一度想去死。但想到著作尚未完成，強忍痛苦堅強活下去。終於在西元前91年出獄後擔任中書令，懷著滿腔的悲憤，堅持寫作，終於在西元前91年完成歷史鉅作《史記》。司馬遷在給老友任安的信中說：「人本來都有一死，有的死得比泰山還重，有的死得比鴻毛還輕，這是由於死的原因不一樣。」這就是「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的典故。

《法華經》載：「佛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佛為了引渡眾生出離生死，來到人間，就不同因緣以各種方法示現。今日我們有機會來到人世間，為的是什麼？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中，我們必須看清楚，否則浪費一生，不但無法藉假修真以出離苦海，卻被塵世所迷，還繼續種下輪迴之因，實屬可惜。如果來到人間，只是為了爭取更多的名利情，不擇手段以獲得，甚至於求生以害仁的事情都幹得出來，必然會落入惡性循環的因果報應中。如果能夠明理以修身，懂

得捨身以取義，甚至於在適當的機會，做到殺身以成仁，成就萬古流芳的事蹟，如此善用人身，就不枉此生來到人間，正如宋朝文天祥在《過零丁洋》所寫：「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青照汗青。」這是對人生能識得透徹，才能悟得的境界，是何等的豪氣！

來到人間經歷過許多的歲月，我們對人生參透多少呢？知道要藉假身以修真性的道理嗎？濟公活佛的《認明真相》一文，可幫助我們認清：

徒觀塵世災殃連，可有警惕在心間；
人人皆有冤孽債，於今當要來償還；
欠人一斤還一斤，天理好還不亂焉；
如今唯有早修道，行功累德建功端。

12 善事先利器

【原文】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子貢請問有關仁德　孔子回答十分透澈
> 工作想要做得完善　必先利器始有所得

子貢請問為仁之道，孔夫子說：工作要想做得完善，必定要先準備好器具。

人為天地人三才之一，人由心來主宰，心為萬法的製造者，一切因緣果報的實踐者。仁為人倫大道的根本，關係著二人之間的事情，因此要做好人際關係，必須先健全此心，使其有正確的觀念，才能夠從修身做好，然後做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談到國家的政事，就如同蘆葦一樣很容易成

長。所以推行政事，其關鍵在於人；取用人才，在於其身的修養；修養自身，在於遵循正道；修行正道，要從仁義做起。所謂仁，就是要愛人，以親近該親近的人為最重大；所謂義，就是作適宜的事，以尊敬賢能的人為最重大。尊敬該親近的人，也有親疏之分；尊敬賢能的人，也有等級的差別，禮制從此處建立。在下位的人得不到上位者的信任，老百姓就很難治理得好。所以要成為一位領導的君子，不可以不修養自身；要修養自身，不可以不侍奉親人；要侍奉親人，不可以不了解人性；要了解人性，不可以不知道天命。」這是要成為一位成功的領導君子，必須事先做好的基礎，才能夠將人倫的三綱五常做最好的推展，家道才會穩定，社會才會安全，國家才會長治久安。

孔夫子又在《中庸》對魯哀公說：「大凡事情事先做好準備就會成功，沒有準備就會失敗。說話事先能做好準備，就不會難堪；做事事先能做好準備，就不會遇困；行動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後悔；修持正道事先定好方向，就不會窒礙難行。」做任何事情，事先能做好

準備，才能立於不敗之地，走向成功之路。絕對不可心太急，求功心切，反而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做好準備之後，必須一步一腳印切實按計畫實踐，遇有困難阻礙，則必須隨時檢討反省改善，以應合實際的需求，不可故步自封。

來到人間主要先修自身，做好人倫道德之事，為將來成就天道做好準備。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人生覆載之中，最寶貴者修道。修道者，修其身、靜其心、養其性、鍊其命也。所謂修身者，修養端正品德，栽培高尚人格。習勞苦以盡職，崇節儉以養廉，處世之理也；勤學問以廣識，戒傲慢以正品，修身之道也。（中略）所謂靜心者，萬念不生謂之靜，一塵不染謂之清。欲見本性，必須心靜，心不靜，參禪難得通神。欲明其心，務宜性明，性不明，處事難得受益。先天之心，清靜無垢；後天之心，情慾有污。靜之一字，妙理無窮。（中略）養性者，培養先天靈性，認明本來面目外，對境以忘情。內虛空而絕慾，不著於空，不著於色，不著於實，不著於虛。

萬物皆空而靈自明，一塵不染而性自見。心則道，道則天。知心則知道，知天性則靈，靈則玄，養性則養靈養玄。（中略）鍊命者，鍛鍊精氣神，以復其命也。精氣神三寶，乃人生精華。固精守氣，延生妙藥；養氣安神，保命金丹。無精不能生氣，無氣不能化神，無神不能還虛，靈性自難圓明。精足氣充，則先天可復；氣充神旺，則大道可成。」能做好這些內涵，則可先後並修，福慧具足，修性以復命。

修人道的基礎，先修好十善業，十惡不造即十善，修口是十善中佔四善，南海古佛以《修口》來勉勵我們：

有一句話說，口開神氣散。口應該要如何修？真理可以多言，勸人為善的道理可以多言。那什麼言語要少言─是非。

所以修口要懂得靜口，靜口和閉口的意思不相同；閉口是什麼話都不說，靜口是選擇該言則言。不該言則不言，這就是在修口。

13 友士之仁者

【原文】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夫子續說居在邦國　事賢大夫不可怠惰
仁德之士必須交往　如此作為仁德必獲

孔夫子接著說：每到一個地方居住，必尊奉其賢能的大夫，並與當地有仁德的士人交往。

要成為一位有仁德的人，是有方法的，當然要先知道其方法，然後按照方法去實踐，才得以成功完成目標，如果光說不練，只是紙上談兵，那是永遠不能有所成就的，美夢當然就無法成真了。因而事前要做好準備的工作，事後認真執行，才有希望成為仁人君子。是以孔夫子在上一章回答子貢問為仁之道時說：「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本章接著說：「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這就是要實踐仁道，必備的條件。古時的大夫與士，都是當官的人，在國家或者地方都佔有一席之地，可為全國百姓的行為表率，引導百姓走向光明的正道。但依據實際的情況來看，有些士大夫的品德人格，只是福報去擔任此職位，但沒有品德讓百姓受益，讓國家社會安定，顯然德不配位。如果國人學習其行為，必然造成天下大亂，怎能稱為仁之道呢？是以孔夫子特別強調，要事其大夫之賢者，而非不肖者；要友其士之仁者，而非不仁者。從中可以領會孔夫子的用意，以免上了偽君子的美名之當，卻讓自己莫名其妙的身敗名裂，那可就冤枉了。

《論語・顏淵篇》載：子張問：「士人要如何才算是通達？」孔夫子說：「你所問的通達是什麼意思？」子張回答說：「在邦國做事要能聞名，在士大夫家做事要能聞名。」孔夫子說：「那是聞名，而不是通達。說到通達，是本質要正直而喜好義理，善於觀察他人的言

行和表情，處處想到要謙下於人，在邦國必定通達，在士大夫家必定通達。談到聞名，只要在表情上能表現仁慈，行為卻是相反，還自以為是而無所疑懼，如此的作為，在邦國必定聞名，在士大夫家必定聞名。」所以大夫只擁有賢能之名，卻沒有賢能之實；士只擁有仁德之名，而沒有仁德之實，那怎能夠去親近與他們為友，讓自己的觀念越來越錯誤，品德越來越差呢？

是以跟人學習，也要有辨明的智慧，否則指鹿為馬，金銅不分，鑽石與玻璃珠都分不清楚，那對自己在待人處事是非常不利的。《論語・顏淵篇》載：子張請問明智之道，孔夫子說：「有如水的滲透而不自覺的讒言，有如親身感受而深受感動的訴冤，都不會受到蒙騙，可說是明智了。這種滲透心裡的讒言，能感動人的訴冤，都能識破而行不通，可說是見識深遠了。」當時在魯國全國上下能知道少正卯惡劣行徑的人，可說非常稀少，就連孔夫子的學生都未能識破，唯有孔夫子獨具慧眼，能以巧妙的方法，在任職司寇兼相國七日，將其誅

殺，以端正國人視聽，若非智仁勇具足，有誰能做到呢？

一般人由於智慧不足，難以分辨真假，卻自認為聰明無比，因而聰明反被聰明誤的實例不勝其數，不斷在人間上演，讓許多人吃虧，卻還不知道反省改善。對於圓融與鄉愿、隱惡揚善與文過飾非、謠言與實話、造假與真實…等等現象，我們有智慧去辨別嗎？古佛有《未知真實法》一篇，提供修道士自我測試，是否真正明白修行的真諦：

未知真實法，不名為佈施；未知真實法，不名為供養；

未知真實法，不名為持戒；未知真實法，不名為禮拜；

未知真實法，不名為誦經；未知真實法，不名為念佛；

未知真實法，不名為持咒；未知真實法，不名為靜坐；

未知真實法，不名為修觀。

14 顏淵問為邦

【原文】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顏淵請問治理邦國 行夏之時孔子回說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治國善妥

顏淵請問治理邦國的方法，孔夫子說：採用夏代的曆法，乘坐殷商的木車，穿著周代的禮冠，使用韶樂和武樂。

觀察人的習性，大都各有所偏，每個人有其優點，也有其缺點，互相之間相處，如果能夠互相諒解，容忍對方的習性，更進一步能善用對方的特性，將可反逆為順，使互相間感情更為融洽，正所謂臭味相投，酒逢知己千杯少，互相知性好同居。善於領導者，必先知道人

性的趨向，並善加引導，必然可以發揮眾志成城的效果；不善於領導者，不明白人性的趨向，經常出現背道而馳的政策，弄得最後眾叛親離。孔夫子對於歷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知道朝代盛衰更迭的原因；更對於歷史人物的成敗，有正確的認知，知道習性給世人的成敗帶來關鍵性的決定。

《論語・為政篇》所載：子張請問：「十世以後的情形可以知道嗎？」孔夫子說：「殷商因襲夏朝的禮儀制度，其中廢弛了哪些，增加了哪些，從文獻的記載，可以知道的；周朝因襲殷商的禮儀制度，其中廢弛了哪些，增加了哪些，從文獻的記載，可以知道的。將來要繼承周朝的當政人，雖然經過百世，也是可以推算出來的。」從歷代政策的更換中，可以綜合出一個道理，好的禮儀政策制度能夠利益百姓，不好的禮儀政策制度將會禍害百姓。是以本章孔夫子在回答顏淵為邦之道時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這些都是歷代君王治國的良好政策，是後代執政者制定政策最好的參考

資料。

所謂的「行夏之時」，說明古時的曆法，有夏正、殷正、周正之分。夏正就是今日所使用的陰曆，因適合於農時，又稱為農曆，古代以農立國，對於農事特別重視，所以孔夫子主張用夏時，對於農民較為貼切。所謂的「乘殷之輅」輅是古時君王所乘坐的大車，殷輅是指殷商君王所乘坐的大車，既樸素又堅固耐用。到了周朝君王的座車皆以金玉裝飾，孔夫子覺得其奢華易敗，所以主張乘殷輅。所謂「服周之冕」，祭祀時所配戴的禮帽，冕自黃帝開始配戴，到了周朝的禮帽華而不奢靡，文采能得中，所以孔夫子取用。所謂「樂則韶舞」，孔夫子以為韶舞在禮儀上最為盡善盡美，是以夫子取用。

《楚辭・卜居》太卜詹尹對屈原說：「尺比寸長，但也有短處；寸比尺短，但也有長處。世間萬物都有不完善的地方，人的智慧也有不明白的時候，術數也有占卜不到的事情，天神也有難解的道理。」呂蒙正的《破窯賦》說：「文章蓋世，孔子厄於陳邦；武略超群，太

公釣於渭水。顏淵短命，原非凶惡之徒；盜蹠年長，豈是善良之輩？堯帝稱聖，卻生不肖之兒；瞽叟雖頑，反生大孝之子。張良原是布衣，蕭何曾為筆吏。晏子身形短劣，封為齊國賢臣；孔明居臥草蘆，能做蜀漢軍師。李廣才誇射虎，到老無封；馮唐胸有安邦之志，一生不遇。漢王柔弱，有萬里之山河；楚霸英雄，難免烏江自刎。伍員乞食於吳市，韓信受辱於胯下，及至運到，腰懸玉印，一旦時衰，傷於陰人之手。」

可見月有圓缺，人有禍福，善用人生，可以轉敗為勝，錯用人生，福變成禍。前車之鑑，後事之師，取人之長，以補己短，他人之錯，引以為戒。觀世音菩薩為文教導我們，在修行路上更進一步：

世間事，莫強求；平常心，待人生；
是與非，莫計較；恩與怨，莫掛懷；
悲與喜，莫衝動；名與利，莫貪求；
想得開，愁雲散；看得開，幸福來。

15 放鄭聲遠佞

【原文】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夫子又說捨棄鄭聲　鄭聲淫亂禮樂必崩
遠離佞人免受影響　佞人善辯諸事難成

孔夫子接著說：要捨棄鄭國的樂曲，遠離善辯的小人。因為鄭國的樂曲淫蕩，善辯的小人危險。

《戰國策·趙策一》載：「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過去的歷史，可以為我們待人處事的借鏡，好的要多學習，不好的要改善，如此不斷努力去調整，自然就能夠趨吉避凶，遠禍近福，給自己增長智慧帶來幸福，在上一題，孔夫子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來回答為邦之道，這是屬於正面積極的學習，本題則

以「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來警惕領導者的為邦之道，這是屬於負面提醒的忠告。前人的錯誤，就不能再重蹈覆轍，這是學歷史看史書對我們的益處，如果再重複犯錯，那只能怪自己無智，又豈能怨天尤人呢？

《貞觀政要·論任賢》載：「魏徵與唐太宗相處十七年，一個以直言進諫著稱，一個以虛懷納諫出名。儘管有時爭論得十分激烈，互不相讓，最後唐太宗也只能按照治道而納諫，這種君臣關係，在歷史上實在極為罕見。魏徵去世後，唐太宗極為想念，感慨的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為學之道，不可失去良師益友，隨時接受他們的提醒建議，能夠感恩敬重，並時時藉此改善自己，如此方可立於不敗之地。

所謂的「鄭聲淫」，是指春秋時代鄭國的民間音樂，因鄭聲這種俗樂，乃是亂世之音，其聲調複雜，技巧細緻，容易使人的感官

外馳，心神放蕩而頹墮，可說是靡靡之音，不合於雅樂中正平和、簡靜內斂的原則，正如《左傳‧昭公元年》所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鄭聲影響心耳，使得心神不能平和，在《詩經》有十三首鄭風，為描寫男女戀愛之情，以及男歡女愛的抒情之作，所以孔夫子極力排斥，指責其淫，並惡其亂雅。《禮記‧樂記》載：「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說明鄭衛之音樂使人懈慢，雖亂而未至滅亡，實已接近亡國。鄭衛之音又稱新樂，其舞者彎腰曲背，動作不齊，又充滿淫聲浪語，盡可能蠱惑人，其樂輕佻使人心志放蕩，其音急促使人心志煩亂。所以孔夫子主張「放鄭聲」。

所謂的「佞人殆」，是指當面奉承口齒伶俐，在背後卻不做正經事的人，經常用語言煽動君王，使其聽從而誤判，導致國家產生危險，這可稱為十足的小人，如果君王不辨是非而受其蠱惑，誤導施政，國家必然產生危險，所以孔夫子主張要遠離這種佞人，以免誤聽

誤判而受其害。因此，孔夫子在《論語・陽貨篇》說：「我討厭紫色蓋過朱紅色；討厭淫蕩的鄭國的聲樂，混亂了雅正的樂曲；討厭口才犀利的人，顛覆了國家。」

《三國演義》第六十回載：「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諺語》說：「能治癒疾病的藥，多苦口難嚥。」從社會的許多歷練中，證實了這些話，勸諫的言語，大多拂逆人心，但卻有益於人；欺騙的言語，大多順應人心，卻常讓人受騙上當。這是我們一生成敗的關鍵，將來是否能修成正道，能否有智慧判斷，是重要的關鍵。古德有《良藥》幾帖，不妨嚐一嚐：

認清自己之非，即清心丹；
常懷善解之心，即順氣丸；
不受凡愚之遷，即四神丸；
拔苦予樂之懷，即佛手散。

16 無遠慮近憂

【原文】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孔夫子說人無遠慮　必然做出荒唐之舉
必有近憂擾亂身心　是以慎思自我期許

孔夫子說：「凡人沒有深遠的謀慮，必然會有眼前的憂患。」

綜觀世事，有許多錯綜複雜的事情，本來是極為單純的，只因自己過於慌張，未能定下心來，仔細觀察而看走眼了，從而進入錯誤的思維，造成判斷的錯誤，如果此時能夠靜下心來，好好思考，或者找一二親朋好友，在其旁觀者清的立場，給我們提供意見，或者很快就能找到正確的思路，走出困擾糾結的死胡同。但這個做法必須在平時無事的時候，就要體會到，不要等到事情緊迫，亂了方寸，就難以正

確而有效處理問題。孔夫子在此章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來提醒我們，尤其是身為一位領導者，更要平時深思熟慮，免得臨渴掘井、臨陣磨槍，如此的臨時抱佛腳，又有何意義呢？

事情總有前因後果，欲知前世之因，現今受者即是，欲知未來的果報，現今作者即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深信因果，才能成為懂得大道奧妙的智慧者。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三章說：「過於勇敢不知自律，必然招來殺身之禍；知所自律不敢隨便造次，就會有活命的機會。勇敢與不勇敢，如果能夠善用，將會得利；如果惡用，必然招來禍害。天下間所招致的凶惡，都是依據天律而來，有誰能夠知道其中的原因呢？有時連明白道理的聖人，也難以徹知其中的緣故。天道自然的運行，不與萬物相爭，卻能勝過萬物；不曾言說，卻能與萬物相應；不必刻意召喚，禍福自然前來相應；看似舒緩而無所用心，卻能產生最好的策畫效應。天道有如一張巨大的羅網，看似稀疏，卻不曾有過失漏。」明白大道運行的規則，知道因果報應的實況，自然知

道行事之前，要慎重的思慮，從長計議，才不會因沒有縝密的思考，出現讓人擔憂的局面。

身為一國的掌政者，當為百姓未來的生活著想，自己要先經過嚴格的歷練，並尋找理想的服務團隊，做出美好而完整的規劃，才不至於在遇到天災地變人禍時，因沒有事先做好準備，造成手忙腳亂，使得百姓受苦。是以孟夫子在《孟子‧告子下篇》說：「舜帝從田野中發跡，傅說從築牆的工作中被提拔，膠鬲從販賣魚鹽中被推薦，管仲從管理獄政中被選用，孫叔敖從偏遠的海邊被選用，百里奚從畜牧業中被買來。所以上天要降大任於人的身上，必先使他的心神苦惱，使他的筋骨勞累，使他的體膚挨餓，使他遭受困窘空乏，使他諸事不順而心煩意亂，以此來磨練他的心性，堅強他的性格，增加他的能力。人經常犯過錯，才知道要改善；心中困苦思慮受阻，然後才會奮發；體現在神情上，生發在語言中，然後別人才會明白。在國內沒有遵守法度的大臣，和足以輔政的士人；在國外沒有能抗衡的國家，以及外

在的憂患，國家通常會滅亡。從此處可以知道，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

修道有如人生，要想成功修成正道，必然對於真理大道要有信心，才能生發足夠的力量，面對各種的考驗，不至於在受到考驗時，就對大道沒有信心而打退堂鼓，造成半途而廢，永遠沉淪在苦海中。古賢有《修道九不可有》來提醒我們，時時反省，才不至於修不成正道：

對天道不可產生搖撼心，對仙佛不可產生懷疑心；
對師長不可產生不滿心，對同修不可產生怨妒心；
對道務不可產生馬虎心，對功德不可產生執著心；
對後學不可產生傲慢心，對道場不可產生虛榮心；
對外道不可產生好奇心。

17 好德如好色

【原文】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聖者孔子感嘆風俗　敗壞之至可謂已乎
未見好德有如好色　若不速改必然受苦

孔夫子說：「已經沒有希望了！我從未見過喜好道德，有如喜好美色的人。」

好德是人的本性作用，好色是人的習性作用。人人具有至善的本性，照理講應該是喜好美德，不應該喜愛美色，然而當本性被習性所蒙蔽，產生不了本性的作用，卻讓習性當家，本性退位，必然就會喜愛美色而不喜愛美德，於是孔夫子，首次在《論語・子罕篇》表達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這一次帶著子弟兵離開魯國來到衛

國，希望衛靈公能夠重用他，卻萬萬沒有想到衛靈公與魯定公都是同一德行，迷戀女色，喜愛夫人南子的美貌而疏於政事，使得南子有機會掌控國事。本來衛靈公不怎麼想見孔夫子，只因南子提出要見孔夫子的要求，才接見孔夫子。

原本南子是宋國的公主，嫁給衛靈公之後，仍與宋國的美男子宋朝偷情，其風流韻事在當時已經傳遍，幾乎人人都知道，但衛靈公並沒有責怪南子，居然還同意南子的要求，召見宋朝，讓他們在洮池會面。這種不倫不類的風流逸事，竟然在當時宋國的鄉野歌謠唱到：「已經滿足你們的母豬，為何不歸還我們那帥氣的公豬呢？」歌謠中的母豬指的是南子，公豬指的是宋朝。孔夫子要見南子，是為了想藉著這個機會，能夠在衛國施展他的抱負，是以有《論語・雍也篇》的這段記載：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當然南子對於孔夫子的主張，是不會有興趣的，因此在衛國從政的事情就不了了之。當然孔夫子也盡力想辦法，能得到衛

靈公的首肯，過了一個月，衛靈公邀請孔夫子一同郊遊，衛靈公與南子同乘一車在前面，孔夫子與陪同的大臣同乘一車跟在後面。也許是沒有受到重視給予禮遇而觸景生情，感嘆的說：「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因而離開了衛國。

如果君王好德能如同愛好美色，甚至於有超過而無不及，那肯定能夠得到大臣的敬重，願意為國君不厭不倦的效勞，百姓必然心悅誠服的感恩戴德，國家哪有不興盛的道理？古之聖君如唐堯、夏禹，皆是能做到好德如好色的明君，我們在《論語•泰伯篇》的兩則記載中，可以得到證明：一則是孔夫子說：「真是偉大啊！堯當帝王的時候，其地位多麼崇高！唯有上天的功德偉大，也唯有堯帝可效法天。其功德真是廣大啊！人民無法以言詞來形容其所成就的功業，是多麼崇高啊！他所制定的禮樂典章，是多麼光明燦爛啊！」另一則孔夫子說：「對於夏禹我不能有所指謫了，其平時的飲食粗淡，然而對於祭祀鬼神的祭品卻很豐厚；平時的衣服很粗劣，然而上朝的衣服卻很華

美；平時居住的房屋很簡陋，然而對於整治水利工程卻很盡力。對於夏禹真的不能有所指謫了。」

我們能清楚《王鳳儀嘉言錄》所言，並加以實踐，可以加強美德：

天賦的性叫天性，天性是不偏不倚的；
人賦的性叫稟性　稟性是有薄有厚的；
後天的性叫習性，習性是有善有惡的。
天性不清不能明，稟性不化不能靈，
惡習不除不能立。
稟性中，偏於木的說話撞人，偏於火的說話燎人，
偏於土的說話壓人，偏於金的說話刮人，偏於水的說話淹人。
人能化除稟性，自然天性用事了。

18 柳下惠之賢

【原文】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孔子評論文仲竊位　不知用賢者柳下惠
使與同朝擔任官職　如此作為實在有愧

孔夫子說：「臧文仲這個人只會私據高位吧？不然知道柳下惠是賢人，為何不舉用與自己同朝為官呢？」

柳下惠（西元前720年至西元前621年），春秋時魯國人，擔任司法的職務。柳下惠，本姓展，名獲，字子禽，諡號惠，封地在柳下邑，因而以封號柳為姓，後人尊稱為「柳下惠」。傳說有一天夜晚，柳下惠經過柳樹林，忽遇傾盆大雨，他急忙躲到路旁一間破廟，當時

有一名年輕的女子也到廟中躲雨，與他相對而坐。在半夜時，這位女子被雨水凍醒，便央求柳下惠，坐到他的懷中以便保暖。柳下惠因孤男寡女在一起，又要坐在懷中，有傷風化，便拒絕了。那女子說：「世人都知道你是聖賢，品德高尚，我坐在你的懷中，只要不生邪念，又有何妨？我如因風寒病倒，家中老母無人服侍，你救我就是救我母女二人。」柳下惠只好讓女子坐到自己的懷中，在整夜暴雨中，柳下惠一直抱著女子，絲毫不動，直到第二天早上雨過天晴，這就是「坐懷不亂」的典故。

柳下惠在當時非常有名氣，許多國家以高官厚祿聘用他，結果都被他一一拒絕了。由於他的個性耿直，經常在官場得罪人而被罷官，是以《論語．微子篇》記載：柳下惠當魯國的司法官，多次被免職，有人對他說：「夫子為何不到他國去任官呢？」柳下惠說：「以正直去侍奉君王，到哪個國家不會經常被免職呢？如果要以不正直的方法迎合君王，又何必離開自己的國家呢？」所以最後還是選擇待

在魯國。《新序》載：齊國國君派人向魯國索取岑鼎的傳世之寶，魯莊公捨不得，卻又怕得罪不起，想造一假鼎來充當，齊國人要求由柳下惠送來，於是魯莊公派人來求柳下惠，柳下惠說：「信譽是臣下唯一的珍寶，如果要臣說假話，那就自毀珍寶，這樣的事情我怎能去做呢？」莊公無奈，只得以真鼎送往齊國。

臧文仲（？至西元前617年）春秋時魯國政治人物，歷任魯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四位君王，前後共五十年，長時間擔任大宰—正卿之一。他是一位克盡職責的賢臣，主張廢除關卡，使商業得到大力的發展，百姓得到實惠。西元前666年，魯國發生飢荒，臧文仲主動向國君請求，用鐘鼎寶器珠玉做抵押，去齊國買糧食。臧文仲的隨從說：「國君沒有指派你，你卻主動要求，為何選這樣的難事來做呢？」他說：「賢能的人應該爭做難事，而謙讓容易的事。當官的人應該勇於承擔責任，而不逃避危難。身居高位的人應該體恤百姓的苦難，這樣國家才能安定。現在如果我不去齊國，就不是爭做難事了。身居高位

而不體恤百姓，當官而又不管事，這不是臣子應該做的事情。」

然而孔夫子對他的做法，也有所批評，依據《左傳・文公二年》記載：「臧文仲不仁的事情有三種：就是沒有重用賢人柳下惠；廢除六道關口，讓邊界無防禦；讓官員的妻妾編蓆子，以補貼家用而與民爭利。」所以孔夫子在本章說：「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孔夫子對於賢如臧武仲的做法也有所批評。濟公活佛所撰的《救世寶筏》，讓我們更了解孔夫子一生的職志：

孔子辭卻魯司寇，名利早看透，立志把世救。明傳書暗傳道，時時不肯休，度了三千眾，七二賢選就。朝聞道夕死可，真理全洩漏，古今賢士，四配十哲，皆醉道裡頭。著經留典籍，後世多得益，禮樂射數書御，古今仰六藝。存心能養性，執中貫於一，言為萬世法，行為萬世彝。修齊治平，格致誠正，內聖外王基。入世救塵凡，結果成聖賢，由人道躋天道，恕離道不遠。大學中庸語，恕外別有玄；仁義禮智信，綱常恕理含。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典。

19 薄責人遠怨

【原文】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己有過失嚴加責備　如此作法可將德培
別人有過責備從寬　遠離怨恨人心不背

孔夫子說：「對於自己的過錯要嚴加責備，對於他人的過失能從寬處理，就可以遠離怨恨。」

俗語說：「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這是待人處事之道，能嚴以律己，則自己的過錯自然減少；能寬以待人，則親近的人自然增多。然而在平時的生活中，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的情形還不少見，爭功諉過，就是這種現象下的產品，以為爭功了，功就多，可以得到別人的讚賞；以為諉過了，過就少，自己就不必負責任了。殊不知這種作

為，將會給自己的品德帶來極大的敗壞，也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禍害。古德說：「聖人過多，賢人過少，凡人無過。」人人都具有至善的本性，卻未能成就聖人的本質，無他，不知道經常反省而已。懂得自我反省的人，一直在發現自己的缺點，並隨時加以改善，所以能成就聖人。凡人大多自以為是，不知道檢討自己，改善自己，讓過錯累積越來越多，遇到有錯誤，就往別人身上推，以為如此自己就沒有過錯，足以證明自己的無知。到頭來沒有人喜歡與我們相處，甚至於認為與我們在一起，會給自己帶來霉運。反而能以嚴律己以寬待人，會讓別人不怨恨討厭，會給自己帶來好運，是以孔夫子在此章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凡事都有因果關係，要想他人對我們遠離怨恨，就必須做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這正如《大學》所說：「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對於好的事情，必先要求自己做到，然後再去要求別人；對於不好的事情，先堅決要求自己不要去做，再去要求別人不要做。在自己的身上

找不到寬恕的精神，卻去要求別人去實踐寬恕，那是不可能的。」又說：「如果對人說不合道理的話，人家也會以不合道理的話回應；財貨違背道理所獲得的，也會違背道理失去。」天道好還，從不虛假，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真想在人間不與人結怨，就必須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待他人要少責備。

自以為聰明的人，通常是不聰明，因他會自以為聰明，認為別人都是愚笨，因而得罪人，造成他人對我們的不諒解，從而生出許多事端。然而這種弊病，是一般人都會犯的，自己不反省覺知，因而造成了敗壞的弊病。老子在《道德經》第七十一章說：「有智慧的人，通常不會自認為有智慧，這才是具有上等的智慧。沒有智慧，卻自認為自己有智慧，其實是一種弊病。唯有知道自己的弊病，而且能想辦法去除的人，才能避免弊病的發生。聖人之所以不會犯下這種錯誤的弊病，是因為他明白這些弊病，而且能使這些弊病不發生。」

世人的命運，都是依據因緣果法的演變，要想得到和諧的環境，

自己要先調適自己的心情與做法，要想捨報後，能獲得較高的蓮品，就必須在生前淨化本性。濟公活佛教導我們成就佛道的方法，提供《永離驕疑》之文，給修道士在平時生活中參考：

心驕則敗，偉業難恆；心驕則矜，勸諫難納；

心驕則懈，學志難持；心驕則止，大器難成；

心驕則慢，上命難從；心驕則廢，德業難伸。

心疑形偽，至誠難有；心疑專權，任而難信；

心疑反覆，優柔難斷；心疑神病，動盪難定；

心疑畏葸，施捨難多；心疑猶豫，佇足難前。

修道人一旦有驕疑二字存在，則會把自己從道場中淘汰掉。最後如果不是稱祖為大，則入左道旁門矣。

20 吾末如之何

【原文】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孔夫子說遇到事情　沒能處理不去理清
如此之人難以教導　如此情況社會難寧

孔夫子說：「遇到事情，而不說『要如何去處理』的人，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教導他了。」

生活在人間，無論做任何事情，都必須要負責任，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如此才能在社會上有立足之地。如果遇到事情，不去想辦法完成，就連舉手之勞，折枝反掌之易的事情，也不想去做，如此懶散且不負責任的行為，勢必遭到他人的唾棄。這種人縱使有貴人相助，

也不知道要從何處幫起？孔夫子曾經在《論語・述而篇》說：「如果不發憤求知去學習，就不去啟發他；如果不是想說而說不出來，就不去開導他；如果舉出一些端倪，卻不去領會其他的方法，就不再去教導了。」有心要學習才能有所成就，有心要做事才能夠成功。懶惰且沒有自信的人，再好的機會也是多餘的，因為他打從心中就不想做，所以孔夫子在本章說：「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這種人實在很難去教導他的。

成功是上天賜給做好準備的禮物，然而想要以守株待兔方式來坐享其成，恐怕是緣木求魚。俗語說「行行出狀元」，只要肯努力，沒有不成功的道理。孟夫子曾在《孟子・梁惠王上篇》對齊宣王說：「如今君王的恩澤足以照顧禽獸，然而百姓卻感受不到君王的恩澤，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如此看來，一根毛拿不起來的原因，是因為不願意用力去拿；一大車的柴薪看不到，是因為不願意用眼睛去看；百姓看不到君王的保護，是因為君王不願意廣施恩澤。所以君王之所以

不能行王道，是不願意去做，並不是不能做啊！」反掌折枝之易，卻說做不到，是不願意去做的搪塞敷衍之詞。

身為一國之主，當為百姓的幸福而努力，不宜只為了享受，養一些惡臣為其爪牙來搜刮民脂民膏，從來不去採視民瘼，設法去拯救百姓的生活於水火，那就是暴君了。要成為一位明君，當時時刻刻為百姓的生活去操心，做好為民服務的準備，是以孔夫子在《中庸》回答魯哀公問政時說：「凡事事先做好準備就會成功，沒有做好準備就會失敗；說話能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難堪；做事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遇困；行動事先做好準備，就不會後悔；修道能事先定好方向，就不會窒礙難行。」

孔夫子在此說明治理國家的方法：「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

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要治理好國家，必要把此九經做好；要想修行得到好的蓮品，就必須在淨化心靈做足準備，並且付諸實踐，才能夠有所成就。濟公活佛不時在提醒我們修道要修心，並撰有《成熟》一文，可為修道士成熟道業的參考：

凡事反求諸己，多替他人著想勝於自己，就是所謂成熟。

自己靜坐時，就能內省自疚，閒談時，不要談人是非。

內省不疚則安，禍最大莫過於貪，罪最大莫過於談人是非。

21 好行於小慧

【原文】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　孔夫子說這是惡習
好行小慧自作聰明　這樣的人成就難矣

孔夫子說：「整天和一群人廝混，不曾說一句合乎道義的正經話。喜歡賣弄小聰明，這種人實在很難有成就。」

一個人的氣度，決定一個人品格的高度，有些人心胸廣闊，眼光深遠；有些人心地狹隘，眼光淺短。不同的氣度，經營不同的人生，一生過得好不好，與氣度有著重要的關係。氣度來自於心性的作用，心性清淨，不曾受到污染障礙，可以做到萬物靜觀皆自得。然而自私自利的人，往往是心地狹小鼠目短視之輩。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凡人怎知聖賢

之心。想要有偉大的成就，必須有高超的心願；想要將來出人頭地，當下要比他人努力用功。不事努力的人，妄想天上掉下禮物，守株待兔的人，天天期待奇蹟出現，當美夢破滅時，又要怨天尤人，如此的思想做為，將陷自己於痛苦的劫難之中。又有些人自認為比別人聰明，異想天開，喜歡賣弄小聰明，在狹縫中找利益，從來不光明正大，但總希望能獲得大利益，期待不勞而獲，這種人可以說是社會的寄生蟲，怎有品格可言，是以孔夫子在本章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說：「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是當時看到社會現象有感而發的話，之所以會如此，沒有其他的原因，乃是未曾聽到善言的啟發，未曾受到善行的感動。這些人平日所接觸的，無非是一些做壞事的群類；平時所見到而記在腦海裡的，無非是一些壞事情。導致善良的心，一天比一天消失；罪惡的心，一天比一天旺盛。罪惡有些是

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形成，有些是在不自我檢討中形成。如今我們試著拉他人的衣襟，並向他說：『你所說的話，某一些是惡言；你所做的事，某一些是惡事。』沒有一個人不受到激怒而生氣的。難道你不知道，自己以為不是惡事的，其惡性實在很深重，有如極毒的酒和肉，障害到五臟六腑的運作，而且有如久聞鮑魚的腥臭味，已經習慣而沒有知覺了。造成諸多的罪孽，累積罪孽形成了禍害，導致在陽間罹犯王法，在陰間遭受陰律的懲罰。因此富貴人家，怨鬼暗中窺視他的暗室。難道沒有看過，那些原本可供居住的高樓大廈豪華住宅，如今已不復存在而成為廢墟嗎？難道沒有看過，本來身居國家要位的人，不再繼續擁有而以衰敗收場嗎？」

我們生活在人間，不過是數十寒暑而已，如果不好好經營這一生去善用它，看清楚來到人間的目的，恐怕會有遺憾。不妨看看《孟子・告子上篇》所記載：公都子問：「同樣是人，為何有人是大人，有人是小人呢？」孟夫子說：「能為大體著想的是大人，只為小體著想的是小

人。」公都子又問：「同樣是人，為何有人為大體著想，有人為小體著想呢？」孟夫子說：「耳朵、眼睛這些器官不會思考，會被外物所蒙蔽。眼耳等器官和外物一接觸，便會受到誘惑罷了。心的功能可以思考，思考就會有所得，不思考就一無所獲。這就是上天賜給我們的，只要將大體的良心建立好，那這些小器官，就不會奪走良心了，這樣就能夠成就大人了。」

藉著修道，可以使我們從小人變成大人，從凡人變成聖賢，古賢留有《修道功能》，可供修行人參考：

能忍受委屈者，樂觀感恩心境轉；能受毀受謗者，火候修煉德性涵；

能明己缺點者，決心改變立標竿；能接受考驗者，勇敢突破造聖賢；

能推功攬過者，不居功德人稱讚；能時時反省者，懺悔改過永不犯；

能始終修辦者，功圓果滿證品蓮；能謙恭圓融者，活潑玲瓏通權變；

能以德報怨者，慈悲包容心量寬；能知足常樂者，清心寡欲志超然。

22 君子義為質

【原文】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 君子處事義以為質　平時生活禮以行之
> 言行謙遜信實成事　如此作為君子當知

孔夫子說：「君子處事當以義理為本質，依循禮法行事，言行要能謙遜。並以信實來完成事情，如此可說是君子了！」

《禮記・禮運篇》載：「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為人的基本義理，為人父要慈祥，為人子要孝順，為人兄要善待弟，為人弟要恭敬兄，為人夫有顧家之義，為人婦有聽夫之德，為人長輩要施惠，

為人晚輩要順從，為人君王要仁愛，為人臣子要盡忠，這十種是做人的義理，也是人倫的基本條件，也是要成為君子的基本要項。具備了這些條件，在待人處事時，要能夠依循禮法行事，在言行的表達上還要能夠謙遜，並且說到還要能做到，才可以稱為真正的君子，是以孔夫子在本章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左傳・襄公十一年》載：「要以音樂來鞏固德行，用道義來助長德行，用禮儀來推行德行，用信義來保護德行，用仁愛來激勵德行，然後用來安定邦國，同享福祿，迎來遠方的人，這就是所謂的快樂。」君子當有智慧明白這些道理，並且實際活用在生活上，才能真正稱為君子。

所謂的「義以為質」，是說明一位君子做事情，必須要合情合理，能把事情以正正當當的態度，處理得非常和諧，有如此美好的智慧品質，才能具備當君子的條件。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所謂的「禮以行之」，是說要成就義的本質，必須行之以禮，以成就其義。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禮之用，和為貴。」又說：「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孔夫子則說：「貧而樂，富而好禮。」夫子又在《為政篇》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由此可理解生活中行之以禮的涵義。

所謂的「孫以出之」，是說待人處事要以謙遜，無論一個人的才能有多高，只要驕傲而不謙遜禮讓，必然招來非議，難以成就君子。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七章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乃謙遜禮讓的表現。孔夫子則以「溫良恭儉讓」的態度參政，如此以顯君子合宜的精神。

所謂的「信以成之」，就是要以信來成就道義，如此才能夠成就君子的完美本質。佛家說：「信為道源功德母，能夠長養諸善根。」孔夫子則在《論語・為政篇》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

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可見信在成就君子之道，有多麼的重要。

欲成為修道之君子，當然在進德修業上必須要下功夫，古賢有一篇《十功進修》之文，可以培養修道士成就修功：

修者以韜光養晦，培養謙沖自牧之功；

修者以推功攬過，培養聞過則喜之功；

修者以撫躬自問，培養低心下氣之功；

修者以掃三飛四，培養洗心滌慮之功；

修者以仰俯無愧，培養德配天地之功；

修者以漸仁摩義，培養敦品崇禮之功；

修者以不念舊惡，培養汪洋肚量之功；

修者以見道成道，培養三施並進之功；

修者以正己成人，培養明德新民之功；

修者以犧牲奉獻，培養圓滿人生之功。

23 君子病無能

【原文】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君子擔憂己無才能　一生之中諸事無成
不憂患人不知自己　孔子所說會者智增

孔夫子說：「君子所憂患的是自己沒有才能，卻不憂患他人是否知道自己。」

孔夫子一生從事教育，其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的方法，不外乎就是要多培植一些君子的人才，好為社會國家做出服務，讓社會的風俗能夠改善，讓百姓的生活更能安和樂利。因而君子為學的目的，不在求取名利，而是在充實自己。孔夫子曾在《論語．憲問篇》說：「君子的學習是為了向上達於仁義，小人的學習是為了向下求取名利。」

接著又說：「古時的學者，是為了充實自己；如今的學者，是為了讓別人知道。」這是夫子從當時社會所看到的現象，因而感嘆做出如此的評論。

孔夫子對於學生的教育，注重品德的修養，強調只要能做好自己，充實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不必在乎別人是否能理解我們、讚歎我們，甚至於任用我們，因此在《論語‧憲問篇》說：「君子所感到羞恥的事情，就是所說的話超過自己的能力範圍。」如此內斂的功夫，正是充實自己的好方法。又在同篇接著說：「不必憂患他人是否知道自己，所要憂患的是自己沒有才能。」蘭花生幽谷不怕沒人聞，才高八斗不怕沒人要。夫子又在《論語‧里仁篇》說：「不必憂患得不到職位，該憂患是否有能力立足於職位上；不必憂患沒人知道自己，只要充實自己，他人自然會知道。」

社會上君子越多，社會會越安定而且繁榮；如果小人越多，社會就會越混亂而且衰敗。孔夫子生於春秋諸侯各顯其能的時代，為了私

利不顧道義，於是著重於追求名利之輩，自然想盡辦法去趨炎附勢，當然就不顧品德了。如此的情況導致社會混亂不安，戰事連連使得百姓顛沛流離。看到這種情形，孔夫子的心中非常難受，為了要改善這種情形，只有徹底從人心的淨化做起，所以在本章又再次以不同的方式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社會混亂，國不太平，必然有其原因，最大的原因出在內心的慾望太大，為了滿足慾望，就會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去爭取，人人如此，必然產生惡性循環，要想長治久安就難以達成了。因而淨化心性，才能做好修身，身心能修好，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指日可待。老子在《道德經》第三章提出治理的方案：「不崇尚賢能的人，才不會激起比較心，可使百姓不去爭名奪利；不以稀有難得的東西為貴重，才不會激起貪婪心，使得百姓產生偷竊的行為；不要讓人看到可引起慾望的東西，使得百姓的心情不受干擾。所以聖人治理天下，要虛其心，就是要淨空心性，使與道合；實其腹，就是要充實道德觀

念，使神清氣爽；弱其志，就是不要自恃、自矜、自誇、自宰、自伐、自見、自有，以達不與人爭；強其骨，就是要以道德為己任，以達於自強不息。人人能夠修到無知無欲的清淨心，就能夠無為，返回純樸的本性，天下自然得以太平。」

人間無常，一切難以保持永恆，瞬息變化在所難免，如果沒有智慧去看清及面對，心中的痛苦揮之不去，將造成自己的心理障礙，自顧不暇，怎會有能力服務社會？濟公活佛提出《世間五種不能保障》，希望我們能認清：

錢財珠寶不能保障，因為盜賊可偷；
聲望地位不能保障，因為仇敵可敗；
眷屬親友不能保障，因為此心可變；
病苦老死不能保障，因為肉身可壞；
命運劫數不能保障，因為業力可隨。

24 沒世名不稱

【原文】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孔子解說君子憂患　沒世無名品德不端
沒能成就讓人稱道　如此人生鬱鬱寡歡

孔夫子說：「君子所憂患的是，自己死後，其品德的名聲不被世人所稱道。」

《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載：「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行孝乃是人倫道德的根本，教化的聖業從這裡開始。我們的身體髮膚，都拜父母所賜，要孝順父母，從保護好自己的身體著手，不敢稍微使其毀傷，以

免父母擔憂，是孝道的開始。能夠立身行道，使其美名能傳揚於世間，以顯揚父母的名望，就是完成孝道了。孔夫子發揚儒家的精神，重視孝道的推展。所謂的立身，就是本身的品德要培養好，不受到外界利慾所動搖，使得人格能夠頂天立地。所謂的行道，就是平時生活的言行舉止，都合乎正道，不敢越逾規矩，不敢妄言妄行，其行為可為眾人的模範，成為眾人學習的標準，受到大眾出自誠心的尊重與愛戴。由於其賢德，必然溯及父母，讚歎父母親的教導有方，如此實至名歸，光耀門楣，澤及子孫，成就了完美的孝道。

孔夫子在此所強調的「名不稱焉」，並非一般人所想的只為了成名而不務實際，所以他在《論語・里仁篇》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說明沒有行仁德之實，如何成就君子的實名呢？又在同篇說：「古代的君子不隨便說話，是害怕本身做不到而感到羞恥。」是以其所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並非在名相上的成名，絕對是名副其實，實事求是的實際成就。誠如他在《論語・泰伯篇》所說：「泰

伯這個人的德行，可以說已經到達最高境界了，為了完成父親的心願，再三地辭讓天下給季歷，人們實在找不到適當的話來讚美他。」這種無為至上的美德，並非造作而來，乃是出自內心的真誠，所成就最高尚的名譽。

來到人間最重要的一大事，就是了業了愿，淨化本性回歸本位，在人間留下許多惠澤於人的事蹟，是以平時所為，應該要做到隨緣了舊業，莫再造新殃，成就聖賢仙佛，這是對父母及祖先盡最大的孝道。孔夫子在《論語・子罕篇》說：「後來出生的人是值得令人敬畏的，怎知道未來的人會不如我呢？但到了四、五十歲，在德業上還沒沒無聞，那就不足以讓人敬畏了。」修道行善累積德量，要在青壯年就要去做，不要等到年老多病，想要行功立德，恐怕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有實力的人，只管自己努力去完成事情，雖然不求名，不與人爭名而名自至，正如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二章所說：「夫唯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當以自己的實力去完成而實至名歸時，是沒有人能有辦法搶走這個功名的。天道好還，自己努力的成果必然自己獲得，自己所造的業力必定自己承受，是以《易經・繫辭傳》載：「善行不累積，就不足以成就善名於天下；惡行不累積，就不至於招來殺身之禍。小人短視，以為行小善沒有利益，就不肯去做；以為行小惡無傷大雅，就不肯去悔改。最後到了惡貫滿盈而不能掩飾時，已經是罪大惡極而不能解救了。」可見要成就善名或惡名，都是在平時的生活中，點點滴滴不知不覺去累積而成的。

濟公活佛的《世間五種能夠保障》，可提供成就聖賢之實名：

積善福德能夠保障，因為功果可存；
持戒忍辱能夠保障，因為禍害可遠；
行道濟世能夠保障，因為大德可化；
智慧布施能夠保障，因為內財可蓄；
修身養性能夠保障　因為聖賢可成。

25 君子求諸己

【原文】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要求充實自己　督促自己必須努力
小人經常求人稱讚　不自努力有何意義

孔夫子說：「君子事事要求自己，小人處處要求別人。」

君子與小人不同之處甚多，然而君子做任何事情，都是負責任的，懂得自律，自我要求必定很嚴格，卻不嚴格要求別人，如此成就君子的品格；小人的作為卻是相反，對自己不自律，自己雖然做不到，卻要求別人要做到，如此造成小人的習性。孔夫子在《論語・子路篇》說：「君子容易侍奉，然而不容易取悅，如果取悅於他，不以正道，是不會喜悅的；等到要用人時，依其才能而任用。小人難以侍

奉，然而卻很容易取悅，取悅於他，雖不以正道，也會喜悅；等到要用人時，卻處處要求完備。」

君子的作為，總是讓人尊敬而愛戴的；小人的行為，常是讓人厭惡而排斥的。這是由於君子懂得自我反省檢討改善，然而小人只懂得要別人尊重讚歎，卻不知道自己反省改善。正如《大學》所載：「一位品德高尚的君子，對於好的事情，必先要求自己做到，然後再去要求別人做到；對於不好的事情，必先堅決要求自己不要做，再去要求別人不要做。」如此以身作則的行為，正是成就君子品德所應有。

君子的作風，凡是遇到障礙，必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去做徹底的改善，絕對不會去指責或怪罪別人，如此才能有效地處理問題，並會受到他人的尊重。然而小人遇到挫折失敗，一味怪罪別人，把責任往別人身上推卸，這只能讓別人更討厭而已。是以孟夫子《孟子・離婁上篇》說：「愛護他人，卻不親近自己，要反省自己的仁德；治理國人卻治理不好，要反省自己的智慧；禮敬他人卻得不到善應，要反

省自己的誠敬。凡是行為達不到預期的效果，都要反省檢討自己，自己能端正，天下就會歸附。《詩經‧大雅‧文王篇》說：『永遠配合上天的命令，自我尋求以獲得更多的福報。』」

從前在夏朝時，有一有扈氏的諸侯起兵叛亂，夏禹王派他的兒子伯啟，率領夏朝最精銳的部隊前去圍剿，雙方在甘澤的地方遇到而打了一仗，伯啟的部隊被打得落花流水，大敗而逃。伯啟的將領及部屬很不服氣，一致要求伯啟略作整頓後再行出兵還擊。伯啟卻說：「不必再打了，我的兵馬與地盤都不小，結果還吃了敗戰，可見這是我的德行比他差，教育的方法不如他的緣故，所以我要先檢討自己，努力改善毛病才行。」從此伯啟奮發圖強，每天一大早就起來工作，生活簡樸，愛惜百姓，尊重有品德的人。經過了一年，有扈氏不但不敢來侵犯，而且心甘情願來歸順了。

君子的作為，以反省自己來降伏他人，並非以暴力或勢力，令人產生畏懼，要以品德素養為職志，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反觀自照，

發現有缺點，必須及時改善，不可有所懈怠。濟公活佛以《君子不器》一文，來勉勵修道士成就君子的方法：

君子者，當有立身之志，以襲聖賢之道；

當有謙學思敏之悅，以察功過之心；

當有取捨之行舉，為天下眾生之利，為眾生捐捨之精神。

習之聖道而體行，無有墨守成規，無有侷限私我之方；

然以大格局而推行大道，上下皆持道棒相承。

器非器者，可成大器。心寬心廣，亦接受人之諫言；

亦將己過失改而正、修而行，必未來之路大放光明。

26 君子矜不爭

【原文】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孔子說明君子風格　莊嚴自守有其特色
不與人爭和睦相處　結黨營私必然遠隔

孔夫子說：「君子以莊嚴自守而不與人相爭，與人合群而不結黨營私。」

君子是大家想要達到的目標，要能名副其實達到君子之實名，必須時常觀照自己，反省自己，發現缺點，及時改善；經過他人提點或批評，應該虛心接受，誠心感恩，對自己的德行才會有所幫助。自古來想要成就聖賢的君子，都必須在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使能夠淨化自己，成就就愈高，能夠達到無為不爭，心地自然清淨，是以須菩

提在《金剛經．無得無說分第七》說：「所有的人分別稱為凡夫、賢人、聖人，都是因為其所證得的無為法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別。」要成就何等的君子，也是由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為去親證的。

孟夫子在《孟子．公孫丑上篇》說：「子路別人告訴他的過失，他就很高興；禹帝聽到好的言論，就向他敬禮。大舜更是偉大，遇到善事，能認同他人，捨棄自己的不足，學習他人的長處。樂意採取他的長處，來改善自己。從他種田、燒製陶器、打魚，一直到當帝王，沒有不是採取別人的長處。採取他人的長處來改善自己，是形同幫助他人行善。所以君子的美德，沒有比幫助他人行善更偉大了。」欲樹立君子風格，當要如此行事，做好自己，幫助他人，公心一片，不私心做事。是以孔夫子在本章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所謂的「矜」，就是要能莊重自持，言行要合理，品德要端正，以此奠定自己的品格，成為眾人學習的標竿，誠如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一位君子如果言行不莊重，就沒有威嚴；由於心不在

焉，所學習的一切就不會穩固。待人處事要以忠實誠信為主，不與品德比我差的人交朋友，有了過失，就不要害怕改善。」

所謂的「不爭」，就是要懂得禮讓，才能保有和諧的氣氛，讓祥和之氣充滿人間。世人大多喜歡爭奪利，在沒能得到時，想盡辦法去奪得，當得到又怕失去時，又要想辦法去維護，如此使得自己不安心，他人卻不安穩，社會因此而動盪不安。真正君子要做到不爭以穩定社會風氣，做到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六章所說：「江海所以能夠成為百川匯集的地方，是因為善於處在最低下，所以才能夠成為百谷之王。同樣的道理，聖人的品德想要居眾人之上，其言語必須以謙下來尊重眾人；其尊貴之位想居眾人之前，其本身的利益要放在眾人之後。所以聖人雖然處在眾人之上，卻不以威勢凌人，不使百姓感到壓力；雖然處在眾人之前，然而百姓卻不會受到傷害，所以百姓都樂意擁戴他而永遠不厭棄。因為他不與眾人相爭，所以天下人沒有能夠爭過他的。」

所謂的「群而不黨」，就是君子貴與人和，能與人人合群，然而卻不結黨營私，作出違反團體利益的事情。朱熹在《論語集注》說「君子與小人所做所為不一樣，如同陰陽與晝夜一樣，每每都是相反的。然而其究竟的分別，在於君子以公小人以私，這麼一點點的差別而已。」

君子與小人都是己心所造，端看這一生自己的作為，所創造出來的價值，觀世音菩薩有《生命的價值》，可供我們成就君子的參考：

現在的人生是很苦，人生短暫，人生無常。
人生如夢，要早日覺醒；人生如戲，要盡本扮演；
人生無常，要速行功端；人生真諦，要速明真研。
人生像不像夢一樣？苦短人生，賢士們，今日有了肉體，要借假修真來行功立德，找自己的目標、方向，讓自己的生命能夠有價值。

27 不以言舉人

【原文】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不憑說話舉用人才　以言舉人必然失敗
不因身分而廢其言　如此作為人才不埋

孔夫子說：「君子不單憑說話就舉用人，也不因為人的身分而廢棄他的言論。」

孔夫子曾在《論語・憲問篇》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可見一位品德良好的君子，說話一定負責任，必定依據道德良心講話，所講的話一定能夠有益於他人，而且說到一定會做到，不實在的話絕對不會出自他的口中，其言必然有信。有些人雖然很會講話，但都屬於一些譁眾取寵、奉承阿諛的話，這些話只是為了

討人喜歡，以達到滿足一己慾望的手段，如果未能加以明辨其中的理路，恐怕要生出許多意外的事端，受騙上當就在所難免了。這種不務實際的話，是不可以聽信採用的。然而世人往往蔽於智慧而聽信好聽的美言，因此而受騙上當的機率就會增加。

「樂於受騙，怒於受諫」，幾乎成為世人常犯的錯誤，而且還不自覺。以孔夫子之聖智，也在認知宰予的實況之後，才在《論語・公冶長篇》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宰予為孔門十哲中與子貢同列言語科，可見其擅長於說話，成為夫子的學生中最會與老師爭辯者。因而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並在《里仁篇》說：「古時的君子不隨便說話，是害怕話說出去了卻做不到而感到羞恥。」又在《憲問篇》說：「凡是說大話不感到慚愧的人，如果要他去實踐，是很困難的。」戰國時代的趙孝成王，在對秦國的作戰中，派了一位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去代替實戰經驗豐富的老將廉頗。趙

括自稱從小熟讀兵書，講得頭頭是道，使得孝成王誤信他的作戰能力，首次與秦國打仗就敗北，差點就亡國，自己卻命斷沙場，是以不能以言舉人。

我們都知道，要用一個人，應該是唯才是用，不應該以貌取人，然而在現實的生活中，能做到不以貌取人，還真的少見。要做到「不以人廢言」，必須從自己做起，是以平時要多觀察，對於想任用的人，必須要客觀，不要去考慮到背景關係，或者長得好不好看，應該要做到內舉不必親，外舉不避仇，才是最重要的考量。《論語‧子路篇》載：仲弓（冉雍）當季氏的家臣，向老師請教為政之道，孔夫子說：「要率先由各部門主管做起，要赦免小過失，舉用賢能的人才。」仲弓問：「怎樣知道是賢才而任用他呢？」孔夫子說：「任用你所知道的賢才，你不知道的，別人怎會捨棄他呢？」

孔夫子的學生澹臺滅明，字子羽，出身於書香門第，性格內向，體態粗矮而醜陋，奉家父之命拜夫子為師，最初拜師時，神態緊張，

言談平淡，給人感到資質低下，難以成才。然而在他自己不斷努力學習，嚴格要求自己加強道德修養，早起晚睡，幾乎到廢寢忘食的地步，學習有不懂的地方，不但向老師請教也向同學請教。後來子游擔任武城宰，孔夫子問他：「你在武城當父母官，有發現人才了嗎？」子游說：「澹臺滅明這位同學就是好人才，為人光明正大，不投機取巧，從來不走小路，沒有公事，從不進我的辦公室。」孔夫子聽了之後，感慨地說：「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真正的人才，一定有真才實學，並非只靠吹噓，也不會因相貌不揚而自暴自棄，要成為上天的棟樑，濟公活佛提供下列的意見：

有參與，才會感受修辦之意義；有修道，才會提升心境之造詣；

有用心，才會契入智慧之道理；有考驗，才會顯出當下之堅毅；

有感恩，才會充滿無限之法喜；有犧牲，才會散發聖潔之光煜。

28 己不欲勿施

【原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有一言而終身可行　子貢請問何者可明
孔子說明唯有恕道　己所不欲施人難寧

子貢問說：「有一句話可以終身實行的嗎？」孔夫子說：「那就是恕了，自己所不願意的事情，就不要加在別人的身上。」

「恕」者，如心，如別人的心，也就是站在別人的立場，換個位置替人想想看，如果是自己遇到了如此的事情，自己要如何處理，也可以說是將心比心。推自己的心如他人的心，愛人如己的仁心。這是一種大公無私的作為，把自己的眼光放大到沒有分別心，世界是一合

相，把別人當作自己在愛護，就是「恕」的精神所在。所以當子貢問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時，孔夫子以儒家最崇高的目標給予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處處能為他人著想的胸襟，用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能受到他人的尊重與愛護，可說是無往而不利。

《論語・里仁篇》記載：孔夫子說：「曾參啊！我所倡導的真理大道，可以用一個原理來貫通。」曾夫子說：「是的，我知道。」孔夫子離開後，其他的同學問說：「這是什麼意思呢？」曾夫子說：「老師所說的道理，就是『忠恕』而已。」宋朝朱熹先生在《論語集註》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克盡自己的良心就是忠，能夠推己及人就是恕。

「恕」，如心也，人人本具的如來佛心，慈悲大愛的精神就是恕。佛家以慈悲為懷，要能發揮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這就是恕之道。最原始的時候，我們在無極理天本是一家人，不分彼此，互

相關懷與照顧，沒有一點自私的心，慈悲心人人具有而不強調。到了離大道的本源愈來愈遠時，慈悲心漸漸淡忘，從此自私心興盛，從而災難迭起，此時唯有修復我們的本性，才能化解災難。所以才提倡慈悲，希望我們重啟記憶，恢復本性的作用。

唐太宗於貞觀初年（西元627年）說：「朕經常思考，每個人的禍患，並非是身外之物所導致的，而是由於人的慾望害了自己。倘若每天貪食於佳餚美味，沉醉於歌舞美女，被慾望所糾纏，國家便會因此成為廢墟，百姓的生活也會大受干擾。」貞觀二年夏天，太宗住在低濕的皇宮，大臣都勸他改建，太宗卻搖頭說：「朕富有四海，處理事情都要設身處地為全國上下想一想。擴建宮殿屋宇，遊覽觀賞池台，老百姓都不會希望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勞苦疲憊的事情，怎可強加在百姓身上呢？」由於唐太宗嚴格要求自己，各級官吏上行下效，奉公守法，王公貴族乃至大戶人家也不敢胡作非為，盤剝百姓，使得大家的衣著樸素，民風儉樸，國泰民安，呈現貞觀之治的太平景

象，這正是唐太宗李世民，率先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所產生的效應。

孔夫子一生為大道奔走，為了讓百姓能過著安和樂利的生活而周遊列國，希望能找到能採用他思想觀念的國君，推展禮樂治國的方法，以達到世界大同的目標。其實百姓希望過幸福的日子，都是相同的，只是不知道要如何去做，所以常是茫然的，孔夫子用最簡單而容易被接受的方法去推行，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簡單易行，但就是要人人親自去實踐，才會有功效。只要能做到恕，都可成就大人君子，濟公活佛也以《大人君子》來指導我們：

凡是一個大人君子，他一定具有下列三種德行。

能為正道而冒險犯難。

將正道傳授給聖者。

拿聖人的道理來教化民眾。

29 吾之於人也

【原文】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 吾之於人誰毀誰譽　孔子此說必有所遇
> 如有所譽必有所試　隨其變化而有所取

孔夫子說：我對於他人，有誰受到毀謗？有誰受到讚譽？如果我有所讚譽，一定是經過考察過的。

評論人或被人評論，在平時的生活中，是經常會碰到的事情，當自己是被評論的對象時，自己的感受如何呢？有人說我們好，我們是否因此而高興呢？有人說我們不好，我們是否就生氣呢？如果我們不能更進一步去探討明其究底，就隨他人的幾句話心情馬上發生變化，

呈現喜怒哀樂的情緒，那自己怎能當自己的主人呢？我們自己的定力又在哪裡呢？如果別人所說的話是對的，我們是否要感恩他人的認同或指導，成為未來更加進步的動力。此時我們會不會因此而產生驕慢呢？如此是否成為將來進步的阻力，甚至於品德墮落的原因呢？要知道「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一句勉勵的話，給人帶來無窮的希望；一句毀謗的話，給人帶來無窮的禍害。我們是否能學習「子路聞過則喜，禹帝聞善則拜」的態度，不要因為別人的忠言而逆耳，卻以惡言相向，使自己更為無明，才是正確的做法。

我們每天都在說話，但所說的話，產生什麼樣的作用，會有怎樣的結果，可能就很少人去觀察探討了，一句話可以行善，一句話可以行惡，一張嘴就有善惡的問題，對自己的品德來說，佔有重要的分量，所以佛家所談「十善業」中，口業就佔了四種，要做到十善業，只要不造十惡，就是行十善了。十惡業分為殺生、竊盜、淫亂等身業；妄言、惡口、兩舌、綺語等口業；貪婪、瞋恨、愚癡等意業。

不妄言，就是不要說不實在的話；不惡口，就是不說傷人的話；不兩舌，就是說話不搬弄是非；不綺語，就是不說不正當的話。俗語說：「心存歹念沒人知，口出惡言人人知。」不要隨便造下口業，自然品德良好，人人尊敬。孔夫子一生謹言慎行，不隨便說話，說話必定有依據，而不會信口雌黃，才不會招來別人的質疑與不信任，是以在本章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論語・子張篇》記載：陳子禽對子貢說：「你太謙虛了，仲尼（孔夫子）的學養怎能勝得過你呢？」子貢說：「君子說話要小心，話說對了，人家會稱讚他有智慧；如果話說錯了，人家會說他沒有智慧。是以說話不可以不謹慎。我的老師學養崇高，沒有人能夠超越，猶如天上是不能登梯上去的。我的老師有機會能在朝參與政事，可說是『能以禮義教百姓自立，百姓自然能立身；以道德教導百姓，百姓自然能夠奉行；以仁政安撫百姓，百姓自然前來歸附；以禮樂鼓舞百姓，百姓自然能夠和諧。』他在世時，受人愛戴，是何等光榮；

其離世時，受人思慕，是何等哀傷。如此偉大的人，有誰能夠趕得上呢？」是以說話得要三思，才不會失言。

孔夫子的言行，能為後世的準則，必然其中具有大道的無窮能量，雖歷千秋萬世的考驗，越能證明其影響力，不但沒有些許的減弱，更隨著歷史的演變，證明社會要和諧，國家要安定，天下要太平，是不可缺少的。因而我們要學習他說實話、做實事，才能培養豐厚的德量，讓千秋萬世因他而光榮，因他而明亮，因他而安定。然而這些功能，都要在世的時候去實踐完成。古德也以下列的文章鼓勵我們：

欲祈求神明之感應，還須求內心之體驗；
欲祈求身心之平安，還須求大眾之幸福；
欲祈求世間之富貴，還須求出世之聖才。

30 三代直道行

【原文】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三代之民受到稱讚　依循正道用心承辦
孔子所說有憑有據　用毀用譽有何困難

孔夫子接著說：這些受到讚譽的人，都是夏商周三代以來，依循正直的道理行事的人。

孔夫子在上一章所說的「毀、譽」，都必須要有事實依據，對於人不曾有所毀謗，也不曾有所過譽。世人常因自己的偏私，對於事情的判斷或處置，通常都會失當。因厭惡人，做出過度的毀謗；因喜歡人，做出過度的讚譽。這些都已偏離中道而失真，這是一位君子所不為。子貢曾在《論語・子張篇》說：「殷商紂王的不善，不是像一

般人所說的那麼嚴重。只是君子厭惡居於下流，所以將天下所有的壞事，都歸罪於他。」其實殷紂王早期的豐功偉業，對於國家百姓的貢獻也是蠻大的，只是後來沉迷於酒色，變成荒淫無道，才造成國家的滅亡。所以評論一個人，應該要依據事實，客觀去評斷，才不會失真失準。

夏商周三代以來，有多位聖君賢臣高尚品德的人，留下許多良好的政績，以及美好的風氣，成為後代學習的榜樣，借著如此良好的民風，使得社會相對的安定，這正是孔夫子在本章所稱讚的，也期待著如此良好的制度，能夠延續下去，照顧著後代的子子孫孫，讓中華民族能夠源遠流長，把中華文化發揚到四海各國，讓善良的風俗所到之處，能夠發揚穩定人心，安定社會的效果。

誠如《中庸》所說：「要統治國家，有議訂禮儀、制定法度、考訂文字等三件事情很重要。如果能夠做好，就可以減少很多過錯了。在上位的人雖然具有善德，如果不經驗證，就不能使百姓信任；百姓

不能信任，就不會服從。在下位的人雖然具有善德，但其地位不尊貴，也不能得到百姓的信任；不能得到信任，百姓就不會服從。所以君子治理天下的方法，要從本身的品德做起，還要得到百姓的驗證，並考察夏、商、周三代先王的做法，而且沒有違背；行為能夠頂天立地，而且不背正道；可質詢於鬼神，而且沒有懷疑；百世之後，等待聖人出現，也沒有疑惑。能質詢於鬼神而沒有懷疑，這就是知道天理；百世之後等待聖人出現，仍然沒有疑惑，這就是知道人性。所以君子的舉動，能世世代代成為天下人依循的正道；君子的行為，能世世代代成為天下人的法度；君子的言語，能世世代代成為天下人的準則。在遠處可見其威望，在近處不為人所討厭。《詩經・周頌・振鷺篇》說：『在那裡不讓人感到憎恨，在這裡不讓人感到討厭，從早到晚都能這樣做，就可以永遠保有美好的聲譽。』君子沒有不這樣做，而能早日聞名天下的。」直道而行是成就美好品德重要的方法，美好的品德是在平時生活中去實踐的。

要成就千古的德業，也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實踐，先明理而後能確實做到，是成就聖功的保證。因而善用今世擁有人身，使自己能在捨報之前證悟，乃是當務之急，濟公活佛有《十年一覺》善文一篇鼓勵我們：

也許，當你輪迴再來，
良師已經涅槃，良緣消失不再。
遍尋三千大千世界，
無人再點化你、指引你、救渡你、愛護你。
茫茫天地，只留下百年孤寂。
早知千年後的哀嘆，
何不十年一覺，修行此身。
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時度此身？

31 史之闕文也

【原文】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我前所看有關史官　缺字填補慎重客觀
有馬之人藉人乘騎　如此美德今難見端

孔夫子說：「我以前還能看到史官，遇到缺字疑義，不敢隨便填補。有馬的人，能夠借給他人乘騎。如今已經沒有這兩種美德了。」

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說：「夏朝的禮制，我能夠說明，但夏朝後代的杞國，所保存的文獻，不足以證實。殷商的禮制，我能夠說明，但其後代的宋國，所保存的文獻，不足以證實。由於所保存的文獻不足，才不能證實我說明的內容；如果文獻充足，就能夠證實我

所說明的內容。」可見歷史文獻的重要性，對於後代的影響甚為鉅大。可見古來史官的責任是很重大的，如果把史官的職務當成領薪水的工具而已，不知道其重大的內涵，很可能為了保護自己的官位或者生命，做不實際的紀錄，或者對於字裡行間的用語，根本不去推敲，甚至於敷衍其事，或者用自己個人的偏見去作業，造成史料的失真或缺陷，讓後代的人疑惑重重，這是非常不應該的。孔夫子或者在早期還能看到負責任的史官，對於史料上的缺疑之字，不敢隨便亂填或更改，後來由於各種因素，這種史官就難以見到了。是以孔夫子在本章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

實事求是，認真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既是為人的基本原則，也是塑造君子人格的必要條件。如此的精神，足以感動後人；如此的做法，可以捍衛真理。真心做事，寫實記錄，既保護自己的人格，也保護歷史的真相，讓後世的人不因此而不能獲得古人的傳承，使得前車之鑑不能起作用。《舊唐書‧魏徵傳》載：「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

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可見古人古事所造成的興衰成敗，可以讓後人當借鏡，不會在錯誤上重蹈覆轍，會在正確的路上不走冤枉路。

一位君子能在世時，做出立功、立德、立言的大事，可說一生沒有遺憾了，古來聖賢在此方面多少留下一些事蹟給後人當榜樣，有如《論語‧公冶長篇》所載：有一天顏回與子路隨侍在孔夫子身旁，孔夫子說：「何不談談自己的願望呢？」子路說：「我願意將自己用的馬車，所穿的輕暖皮衣，和朋友共同分享，縱使壞了，也不感到遺憾。」顏回說：「我希望不誇耀自己的優點，也不張揚自己的功勞。」子路說：「希望能夠聽到老師的心願。」孔夫子說：「我希望老年人能夠安享天年，朋友之間能夠誠信相待，年少者能夠得到關懷。」這是古聖賢大公無私的分享自己的心得。在本章，孔夫子感慨地說出他的心聲，人間要太平，必須大家要以公去私，就連馬車這種交通工具，能夠物盡其用，在別人需要時，能夠借給他人使用，但如

今私心太重，連馬車要借人使用都很難看到。

我們生存的地方，必須要靠大家同心協力，目標一致去努力營造，才能建立一個安和樂利的環境，其要義在於人人要能公心多一點，私心少一點，無論在何時何地，只要我們沒想到團體的利益，私心就會跑出來，影響我們平時生活的運作。修道修心，就是要我們去私心存公心，公心是本性自然的流露，雖不刻意去想建功，其實已經在立功了。濟公活佛留有《立功》一文，可為修道士立功的參考：

要做到「功」，
就要做利於天下之事，故你必須佈施。
佈施當然不一定是財物上的佈施，
不論是身心行動，都是可以佈施的。
要真心無所求的奉獻，
才能達到立功的真境界。

32 巧言可亂德

【原文】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花言巧語敗壞品德　小事不忍有失品格
孔子分析會亂大謀　面對此事要懂分割

孔夫子說：「花言巧語敗壞品德，小事不能夠忍耐，足以敗壞大事情。」

「德」對於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有德可以安身立命，一個家有德可以和樂融融，一個社會有德可以安定祥和，一個國家有德可以富強安樂。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四章所說：「善於建立品德的人，其德行將永存人間，不容易被去除；善於抱持大道的人，永遠不會脫離正道；其道德必然能夠庇護子孫，子孫的祭祀自然

不會中斷。道德修養要從本身做起，這種道德才會真實；能推廣至全家人，道德才會衍生餘慶；能推廣至全鄉，道德才會長久；能推廣至全國，道德才會豐厚；能推廣至全天下，道德才會普及。因此，從一個人的言行，可以看出這個人的修德；從一個人的家庭教育，可以看出這個家庭的修德；從一個鄉村的風俗，可以看出這個鄉村的修德；從一個國家的國情，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修德；從天下的潮流，可以看出天下人的修德。我是如何知道天下的情況呢？就是依從據理類推的方法。」

一個人的品德，可以從他的言行舉止看出來，平常喜歡說大話、吹牛皮，不合理的恭維人以拍馬屁，愛說一些不務實際的話以取悅於人，這種人喜歡以花言巧語來譁眾取寵，卻不顧道德倫理，只為了獲得私利。這種人對社會不但沒有幫助，破壞性卻很強。如此的行為，不但會敗壞社會秩序，嚴重的話會破壞國家的體制，如果不能加以制止，國家的命運，恐怕就危險了，所以孔夫子在此說「巧言亂德」。

孔夫子在魯國當司寇三個月，就將人人以為是良臣的少正卯，以「言偽而辯，可以亂正」將其誅殺。如此的鄉愿之徒，可說是德之賊也，因巧言令色的人，鮮少有仁德的，如果不殺少正卯，魯國的政事無法清明。

凡是心胸寬闊豁達之人，忍耐性都特別強。沒有忍讓的人，通常會為了一些小事與人爭吵，到處樹敵，這將給自己未來的前途，設下許多的障礙，埋下許多未爆彈，給自己的前途埋下許多失敗的變數，因此孔夫子在此提醒我們：「小不忍，則亂大謀。」小事不能忍耐，就難以成就大事。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七章告訴我們：「我這裡有三件寶貝，要永遠持守而保有著：第一件就是仁慈，第二件就是儉樸，第三件就是不敢為天下先的禮讓。能以仁慈居心，才能有勇氣；能具有儉樸的美德，才能發揮廣大的才能；能持有不敢為天下先的禮讓，才能夠成就大器。如今捨棄仁慈，卻妄逞勇氣；捨棄儉樸，卻妄想有廣大的才能；捨棄禮讓，卻妄求爭先，必死無疑。仁慈用來征服

天下，必然勝利；用來守護，必然堅固。能夠發揮仁慈心的人，上天必然會來救助他、衛護他。」小不忍必然造成兩敗俱傷，能退一步互相禮讓，必然可以反敵為友、反敗為勝，成就雙贏的局面。

佛陀在《金剛經‧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對須菩提說：「如果有菩薩以裝滿恆河沙數等那麼多的世界七寶，拿去布施。如果另有一人，知道一切法本來無我，不執著於我相而達於忍無可忍的自在境界，這位菩薩所得的功德，超過前面菩薩布施那麼多的七寶功德。」真能達到此境界，其成就是不可限量的。然而要達於此境界，還是從修心淨心著手。濟公活佛則以下文來鼓勵我們：

歡歡喜喜的來，歡歡喜喜的走，

歡歡喜喜地說再見，歡歡喜喜的互相祝福。

不必談前世今生，也不要迷惑於未來。

把握當下，時時刻刻，記得要保持一顆好心，口說好話，多做好事。

隨順因緣，不執於一切，這樣持續下去，壞緣也能漸漸轉成好緣的。

33 好惡皆必察

眾人討厭必須觀察　若有問題隨即喊卡
眾人喜歡必須明瞭　懂得應對才能豁達

【原文】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孔夫子說：「眾人都討厭他，必須再考察；眾人都喜歡他，必須再考察。」

依據《國語・周語下篇》記載：春秋末年，周景王想要打造一口極大的鐘。單穆公和樂師州鳩知道後，便勸阻景王打消念頭，他們認為那麼大的鐘雖然少見，但聲音不一定和諧好聽，若因此而勞民傷財，造成人民的痛苦，更沒有必要。然而景王並沒有採納他們的意見，仍然執意鑄鐘。隔年，大鐘鑄成了，平日慣於獻媚的樂工們，紛

紛向景王讚美大鐘的聲音非常和諧動聽，景王十分高興，就找來當時反對鑄鐘的樂師州鳩，對他誇耀的說：「看吧！鐘聲果然好聽，你的顧慮是多餘的。」州鳩對於景王的無知和自誇不以為然，就回答說：「大王鑄造大鐘，如果百姓都十分贊同，那才叫做和諧。如今勞民傷財，百姓怨聲載道，這怎能稱為和諧呢？而且百姓所贊同的，很少有不成功的；百姓所厭惡的，很少有不失敗的。這就是俗語所說：『眾志成城，眾口鑠金』的道理啊！」但景王不聽州鳩的勸諫，反而認為他已經老了，什麼都不知道了。隔年，周景王駕崩，之後再沒有人說大鐘的聲音好聽了。

「眾口鑠金」的成語就是從此而出，用來比喻眾口同聲，往往會演變成積非成是、指鹿為馬，與事實產生很大的差距，足以蔽人耳目，麻痺眾人的心志，使大家失去正確的判斷力。如此的顛倒是非，不但會造成許多政策的錯誤，甚至於貽笑大方。是以對一件事情，必須要多方去徵詢、觀察、探究，然後再做客觀的評估，才能夠做出最

正確的判斷。《論語・子路篇》記載：子貢問說：「同鄉里的人都喜歡他，這人如何呢？」孔夫子說：「還不能說他是好人。」子貢又問說：「同鄉里的人都討厭他，這人如何呢？」孔夫子說：「也不能說他是壞人。倒不如同鄉里的好人都喜歡他，那些壞人都討厭他，才能說他是好人。」如此的作為，才能真正的證實，並非是靠著風聞就去判斷事情，才可以避免錯誤的發生。因此孔夫子在此章說：「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這正可以培養我們處事的能力。

《戰國策・秦策二》記載「曾參殺人」的故事，孔夫子的學生曾參在費地時，有一個與他同姓名的人殺人了，誤傳為曾參殺人，曾母起先不信，但經人再三傳告，便信以為真，丟下手中正在織布的杼機，嚇得逃跑了。後來與「三人成虎」的成語，都是用來比喻流言的可怕，或者是被誣賴冤枉的災禍。當我們聽到一件事情時，如果要傳述，必須要先去求證屬實再傳，不宜道聽途說、人云亦云，傳達不實的消息，以免因自己一時的疏忽，卻影響到他人的情緒，最終還要被

認為我們是謠言的傳播者，或者是不明是非的人，是以平時待人處事，要能夠做到謹言慎行。

濟公活佛說：「不明理，焉修道。」要想成為一位真修實練的修行者，必須要先明白真理大道的內涵，所以對於經典聖訓的深究，必須下硬功夫，以達融會貫通；繼之要時時刻刻要反省自己，有錯即改，落實在實修親證，對於修道才能實得，否則口說心不行的修行方式，終究是無法成道的。古聖有《真修之人》的一篇善文，對我們修行有十足的幫助：

真修之人謙虛有禮，真修之人謹言慎行；
真修之人推功攬過，真修之人抱道奉行；
真修之人承上啟下，真修之人認理而修；
真修之人心懷感恩，真修之人常省己過；
真修之人勞而不怒，真修之人精進不懈。

34 人能夠弘道

【原文】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述說人能弘道　因而修士修道及早
不可借道弘揚自己　思想正確做法周到

孔夫子說：「人能夠弘揚大道，不可藉大道來弘揚自己。」

《清靜經》載：「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這是大道從無形生有形，從淨空到萬事萬物萬象的過程，所以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二章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在無極時是無形無

相，乃是天地的原始；靜極而生動，因而有太極的「一」產生，乃是萬物之母；由太極再生陰陽兩儀的「二」；陰陽分開後，再互相結合而生成第三者的「三」，從此不斷循環而衍生萬物。

我們所生長的環境以及自己本身，無一不是大道的產品。我們天天都生活在大道之中，卻很少人去探究，以致造成自己難以了解的問題，在日常生活中困擾著我們，唯獨明理實修到融會貫通的聖者，才有能力去解開大自然之謎而善用之，是以孔夫子在《易經・乾卦・文言》說：「聖人作而萬物覩。」唯獨睿智的聖人對大道作出解釋，我們才能看清楚萬物的真相。因而平時能多看聖賢書，從中去理解大道的真相，並加以實踐親證，才得以開啟自己本具的智慧，從此我們才能併入天地人三才，參贊天地的化育，以弘揚大道的真理，度化有緣人。研究聖賢的道理，如果把它當作取得名利的工具，藉著大道的理論來顯揚宏大自己，可能會讓自己落入輪迴，這並非上天遣聖降道的本意，是以孔夫子在本章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來惕勵我們，免

得我們誤解大道降世的真諦，不但違反上天的本意，也會讓自己的智慧能量減弱。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諸法的本源是大道，其本相是淨空的，在我們眼前所出現的生滅、垢淨、增減，乃是大道所產生的作用。世人對此現象大多不清楚，所以有勞聖佛神仙下凡來指導，解開大道之謎，讓我們的沉淪在人間的元靈，可以從其留下的經典及聖訓，經過明師的指點找到回歸本位的路。是以惠能大師在《壇經》告訴我們：「菩提般若的智慧，世上的人本來自己就具有了，只因為心中迷惑，不能自己了悟，所以必須藉著大善知識（明師）的開示、引導，才能見到本性。」具有智慧的本性，因來到人間受到三毒及諸多妄想執著的污染，所以無法開啟智慧的作用，才造成流浪生死，常沉苦海的下場。

如今有幸為人，如有機會得以明白真理大道，當要懂得去弘揚大道，使大道產生濟世化人的功能，讓有緣人能明白真理而去實踐，以

回歸大道的本源。切記莫因為在修道的過程中，一旦情況有所變化，無法保持修道的初衷，失去「明理實修、修道修心」的本質；卻在道場生出許多風波，不在修心下功夫，卻在外相去競爭，如此「以道弘人」將是悖理而行，當要謹慎。

濟公活佛常說「修道修心」，告訴我們修道的重點在修心，不要往名利情的方向去修行，那是錯誤的，如今再以下列這段話來提醒我們：

跨越生命的恆河　當你遇到考驗的時候，
是否還是保持這份真心？
當你遇到挫折的時候，是否還是保持這份信念、恆心？
當你受到委屈的時候，是否還是保持這份誠心？
當你受到種種不如意的時候，是否還是保持這份道心？
當你疲憊的時候，是否還是保持這份感恩的心？
省思懺悔後，我們依然展開雙手，邁向藍天。

35 過不改謂過

【原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孔子談到有過不改　真是過錯必然招災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過而不改必受其害

孔夫子說：「有過錯卻不改善，可說是真正的過錯。」

孔夫子曾在《學而篇》與《子罕篇》說：「過則勿憚改。」可見這一句話的重要性。人非聖賢，難免有過錯，即使是聖賢，些許的疏忽也在所難免。最重要的是要勇於認錯，知錯能改，其善其勇氣是值得稱讚的，誠如子貢在《論語・子張篇》所說：「君子犯了過失，就如同日蝕、月蝕一樣。當有了過失，人人都能看得到；當改過之後，人人都敬仰他。」最怕的是，有了過失，不但不承認；或者承認，但

仍不改過。如此讓過錯一直延續下去，等到錯誤的惡果出現時，誰也救不了。更可怕的是，將過錯的造成，不但不承認，而且還往別人的身上推卸責任，讓別人產生莫名的傷害，如此惡劣的行徑，依據因緣果法，自作之罪過，終究要自己承受。如此的行為，孔夫子在此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左傳•宣公二年》載：「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台灣俗語說：「神仙打鼓有時錯，腳步踏錯誰人無。」這都是在勉勵我們，不怕犯錯，有錯及時改善就是。春秋時期有一個晉靈公生性殘暴，濫殺無辜。有一天廚師送來熊掌沒有燉爛，當場就把廚師殺了。正好屍體被趙盾與士季兩位大臣看見，他們查明原因後非常氣憤，士季就進宮去勸諫晉靈公，晉靈公假裝沒有看見，直到士季往前走了三次，來到屋簷下，晉靈公才瞟他一眼，並輕描淡寫地說：「我知道做錯了，今後一定改正。」士季聽了之後，以溫和的口氣說：「誰不會犯錯呢？只要知錯能改，那就好了。如果能夠接受大臣的勸諫，就是

一個好國君了。」但是晉靈公並非是真正認錯，行為依然殘暴。相國趙盾屢次勸諫，他不僅不聽，反而十分討厭，竟派刺客去暗殺趙盾。不料刺客不願去殺害忠臣趙盾，寧願自殺。晉靈公見此事不成，又假意請趙盾進宮赴宴，準備在席間殺他。趙盾又被衛士救出，陰謀未能得逞，最後被趙盾的弟弟趙穿所殺。

九天玄女元君在《治心消孽真經》說：「無心犯錯稱為過，有心犯錯稱為惡。過失是出自於自己不知道，罪惡是由於有所倚恃而造成。所以有過失的人，准許他改過自新，自然有懺悔的條例存在；倚恃造惡的人，降貶到陰府去懲罰，所以姦淫遭禍的陰律很難寬恕。要不然上天有好生之心，難道有將其出生之後，又將其殺害的道理呢？《尚書・太甲篇》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乃是在強調自做的罪孽，是難以逃脫上天的懲罰。這並非是上天想要殺人，實在是自己造孽的因素所引起。所謂孽，就是惡業的積蓄。如果堅持造惡業而不悔改，所造的罪孽不是更嚴重嗎？世人又何必那麼辛苦，自

尋煩惱自招災殃，有時報應在自己身上，有時報應在子孫，最後導致無窮的禍害，到處流竄，災禍一波一波接著來到。」

所有的過錯都是從心中去造，因而要減少過錯，從明理修心去著手實踐，才會獲得良好的效果，濟公活佛給我們下面的提示：

人生如棋局，得失成敗總是囫圇。只因因緣的絡繹，角色的換替，起承轉合由自己，莫再論悲與喜。挫折困厄就讓它逝去，勇敢迎接面對自己，重新整裝再出發，跨越生命的恆河！

以真誠的心，善待每一個人；

以謙虛的心，檢討自己的錯誤；

以寬闊的心，包容對不起你的人；

以感恩的心，感謝你所有的一切；

以不變的心，堅持正確的理念；

以放下的心，面對最難的割捨。

再接再厲，加油加油！

36 嘗終日不食

【原文】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加以思索非常殷勤
如此作為沒有好處　不如學習努力精進

孔夫子說：「我曾經整天不吃飯，整夜不睡覺，加以思索，如此並沒有益處，不如去學習。」

孔夫子曾經在《論語．為政篇》說：「只一味的學習知識而不加以思考理解，就容易迷惘；只一味的空加思考，卻不加以學習求取知識，最後終會感到疲乏而一無所得。」學而不思，猶如吃飯沒有消化，對身體的營養是沒有幫助的，說不定還會影響身體健康；思而不

學，猶如說食不飽，不吃東西而妄想身體會有體力，那是天方夜譚不務實際。這兩者對於我們求學問來說，都沒有很大的幫助，孔夫子在本章更進一步加強說明：「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做任何事情，都必須要務實，才能夠真正受益，求學亦是如此，這是學習的基本道理，本立而道生，否則紙上談兵，只能是虛應故事而已。一加工廠如果整天開動機器，卻沒有原料，是不可能做出成品的。一個人想要成為有智慧的明理人，如果平時懶於學習，只會做白日夢，空思妄想，終究是達不到目標的。要想成就聖佛回歸本位，如果不明白聖佛的境界，不在心性淨化上實際去落實，是永遠達不到的。

濟公活佛說；「不明理，焉修道？」不明白道的根源以及其中的內涵，再加以實際去印證，怎能成就道業呢？大道的本體是虛極、靜篤的，修道士當體會其境界，努力淨化心性，喚醒本具的良知良能，

才能夠契入大道，是以老子在《道德經》的十六章告訴我們：「平時要能深入探究虛極的究竟，並誠守心性的清靜，從中觀察萬物同出於大道的運作過程，從此找到回歸本性的途徑。萬物的種類雖多，皆是大道所生，終究要歸根復命。回歸到根本就是寂靜，已達寂靜時，就是復命。當復命時，就是真常。能夠澈悟真常之道，就是明理。不知道真常的道理，卻妄作非為，必然招來凶險。知道真常的道理，就能夠包容；能夠包容，才能夠大公無私；能夠大公無私，其品德才能夠成就聖王；聖王能夠順應天意，如此才能夠符合大道；能夠符合大道行事，才能夠長治久安，終身可以免除危險的侵害。」

修行不著重在口說，還得要實際做到心行，以至於覺行圓滿，才會有所成就，是以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世間人整天口中念著般若，卻不證悟自性般若，如同嘴上說吃東西，卻不去吃東西，終究還是不會飽。同樣的道理，如果只是口說空理，雖然經歷千萬劫，依然不能證悟本性，依然是沒有益處。善知識！『摩訶般若

波羅蜜』是梵語，在中國稱為『大智慧到彼岸』，這必須用心去行，不是在口頭念念而已。如果只是口念，卻不用心去實行，就如同幻影、變化、朝露、閃電一樣，是不真實的。如果口念了，心又能去實行，才能夠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開了本性，就沒有他佛了。」

真修實學必須要在平時的生活中去努力，當與人事物接觸時，要隨時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對自己造成什麼影響，如此反覆學習，要做到「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直到淨化心性為止，不可中途遇障難而停止。南海古佛以下文來引導我們：

懂得感恩懺悔，那麼你的心性，就會越修越光明。

修道人，心中要有大愛，不要有怨恨。

修道辦道，大家要存著一份感恩的心，

因為有感恩的心，才會懂得，如何去報恩了愿。

37 謀道不謀食

【原文】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孔夫子說君子謀道　關於謀食比較稀少
努力耕種餒在其中　學習正道爵祿自到

孔夫子說：君子致力謀求大道，不必專心去謀求食祿。雖然努力耕作，仍然不免有飢餓的情事發生；只要致力於學習正道，爵祿自然隨之而來。

俗語常說：人生百態各有其類；天有好生之德；一枝草一點露；天生我材必有所用。可見我們生活於人間，只要我們肯努力工作，無論士農工商，人們都有其生存之道。君王及當官從政者，只要將

領導統御的事情做好，讓百姓能過得安和樂利，就是執政者的工作，各有所職掌，把分內的事情做好，則能安心領薪水，過著安心的生活。《論語‧為政篇》記載：子張請教求官謀俸祿之道，孔夫子說：「要多聽別人的意見，如有疑問就暫時放一旁，等到適當的機會再予解決，對於其他的部分，在說話時也要謹慎，如此招致怨尤的事情就會減少；要多參看別人做事的方法，如有感到缺陷而不安時，應暫時保留，對於其他的部分，行為也要謹慎，如此導致後悔的事情也會減少。說話少招來怨尤，行為少導致後悔，求取俸祿的方法就在其中了。」這是告訴我們從事行業，應該要謹言慎行，才不會招來太多的事端，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煩惱。

門有門道行有行規，各行各業都要努力去學習，專心去工作，自能行行出狀元。《論語‧子路篇》記載：樊遲請問學習耕種的事情，孔夫子說：「我不如種田的老農夫。」又請問種植花木蔬果的事情，孔夫子說：「我不如種菜果的老園丁。」樊遲離開後，孔夫子說：

「樊須（即樊遲）真是一個不識大體的小人物。在上位者喜好禮節，百姓就不敢不恭敬；上位者喜歡義理，百姓就不敢不服從；上位者喜好誠信，百姓就不敢不誠實。能做到如此的地步，四方的百姓就會背著小孩前來歸附，何必要自己去耕種呢？」當官的人就把服務百姓的工作做好，那些耕種的事情，就由農夫園丁等專業人士去處理，是以孔夫子在此章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領導統御要做得好，必須要分工合作，還要尊重專業，不可以為領導者的權力大，對下級的人有干涉專業，產生掣肘的情形，致使行政亂序呈現敗壞的現象。講究特權讓專業無法發揮功能，這是政事上的一大敗筆，觀念的錯誤，致使政治無法上軌道。孟夫子在《孟子・滕文公上篇》斥責許行的治國理念說：「那麼唯獨治理天下的人，難道就可以一面耕種，一面治理政事嗎？有官吏的事情，有百姓的事情。而且一個人的身體，要將百工的事情做好，如果都要自己去做，

然後才可使用，這是要所有的人都疲於奔命了。所以說：『有的人用腦力，有的人用體力。』使用腦力的人，可以管理人；使用體力的人，被人所管理。被人管理的人，養活人；管理人的人，被人養活。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天下的秩序要能好，必須政治要清明，上位者愛民，下位者敬君，上下一體和氣融融，自然國泰民安。

要能做到治國平天下，必須將格物致知的基礎做好，格物致知也是修身之本，修身以行善為主要，必須要心善言善行善，從上位者開始做起，下位者必然群起效法，如此要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何難處？濟公活佛提供給我們《行善》之好文一篇，對我們修身有莫大的幫助：

行善，用無為無心行出來，行善要「生其心，而無所住」。

渡化眾生，成全後學，你們是憑著什麼心呢？

是「仁慈心」或「功德相」呢？

還是為了將來能成佛，或回天堂才做呢？

若是有此心態，則大大錯了！

38 憂道不憂貧

【原文】君子憂道不憂貧。

孔夫子說君子作為　憂患大道不能發揮
從不憂患貧窮環境　如此行為顯然智慧

孔夫子接著說：君子所憂患的是大道不能推行，卻不憂患貧窮的環境。

君子的品格，由自己修身積德而來，並非從職業的貴賤來決定，也不是從貧富來做決定。心性能大公無私，做好自己為人服務，不要求回報，深怕自己的品德不好，從不為自己的富貧而擔憂，基本上就具有君子的風格。誠如《中庸》所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

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是以顏回以「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獲得君子之實；舜帝以「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以獲得君子之實；夏桀商紂以「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以成為暴君，遭受萬民的唾棄。

古時稱士，實指品德良好者，兼有君子的風範，孔夫子曾在《論語・里仁篇》說：「一位有志於進德修業的修道士，如果對於飲食的粗劣，以及衣服的破舊，仍然感到羞恥的，就不足與他探討真理大道了。」又在《論語・憲問篇》說：「一位有志於進德修業的修道士，如果還留戀於安逸的生活，就不配稱為修道士了。」又在《論語・泰伯篇》讚歎禹帝說：「禹帝我無所指謫了，其日常的飲食粗淡，然

而對孝敬祖先祭祀鬼神，祭品卻很豐富；平時所穿的衣服很粗劣，然而上朝的衣冠卻很華美；平時居住的房子很簡陋，然而對於整治水利工程卻很盡力，對於禹帝我真的無所指謫了。」嚴以律己卻能以公忘私，正是君子的風範，孔夫子在此則說「君子憂道不憂貧」。

其實每個人身上都具有君子的特質，只因被人間不良習性所覆蓋，所以不能顯現出來，如果我們能在平時生活中，時時提醒自己，不要讓習性蓋住了本性，反過來能將本性顯現，讓習性隱藏，這就合乎「公」字，將私（厶）心蓋住（八），就能展現出公心了。每個人都能當君子，只要將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好自己以利益他人即是。如果不能為正道而行事，只顧慮到自己的貧富而忽略道德，必然給自己及他人帶來禍害，是以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提出警告說：「榮枯得失，循環報應無差；富貴壽夭，生死輪迴有定。社會發達，道德衰；善人受虧，惡人逞強。不顧門風名節，不怕陰陽處罰。為仕者，不知安分守己；為農者，不曉勤勞深耕；為工者，不求技術精巧；為

商者，不守斗秤公平。只以有利是圖，不以道德為重，違背天理，喪盡人道。雖世人可欺，而天道難容。一舉一動，聖鑒分明，善者佑之，惡者懲之。」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理昭昭，無所不照。一切報應，皆是此心所為，憂道不憂貧，讓我們成為君子；憂貧不憂道，讓我們成為凡人。要經營將來的成果，必須在當前下功夫，成聖成魔，當君子做小人，都是自己的決定，活佛師尊則以《世人與聖人》來指導我們：

世人以有財勢則富，有地位則貴，這是後天有形富貴。
聖人以德學為富，有才智則貴，這是先天無形的富貴。
有形的富貴必衰敗，無形的富貴才能萬古長存。
富貴權勢功名利祿，由天作主，莫強求；
積功培德立地成佛，由人作主，自主權。
知足常樂可忘憂，忙中偷閒輕鬆修。

39 仁不能守之

【原文】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孔夫子說有關政治　執政雖有治國才智
但是不能仁德持守　雖然已得終必失之

孔夫子說：執政者雖然有治國的才智，但不能以仁德持守，雖然能夠獲得地位，必然會失去。

執政者本身要德能兼備，政治才能夠上軌道，達到圓滿理想的境界，如果只有知識能力取得政權，卻沒有仁德以安養百姓，雖然有巧智暫時得到政權，用嚴刑峻罰以治理百姓，終究也會遭到人民的唾棄，眾叛親離而自取其亡。如果有能力獲得執政權，還能行以仁道，使百姓獲得安和樂利的生活，心有感動而感恩佩服，必然受到萬民的

愛戴。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用政令來引導百姓，用刑罰來治理百姓，只能讓百姓暫時免於犯罪受罰，卻無法讓百姓有羞恥心。能夠以道德來約束百姓，以禮教來化導百姓，百姓就會有羞恥心，而且能從心中徹底革除犯罪的念頭。」

《大學》載：「《詩經・小雅・南山有臺篇》說：『能夠使百姓心悅誠服的國君，就如同是百姓的父母。』老百姓所喜好的，他也喜好；老百姓所厭惡的，他也厭惡。這種好惡的同理心，正是能成為百姓父母的原因。《詩經・小雅・節南山篇》說：『巍峨高大的南山，岩石聳立在其上。盛德顯赫的尹太師，百姓都如同觀瞻高大的南山一樣，仰望著他。』具有統治國家大任的君王，不可以不謹慎，如果觀念作風有所偏差，就會被天下人討伐、殺戮而推翻。《詩經・大雅・文王篇》說：『殷商在還沒有失去人心的時候，其作為還是能夠符合天意。請以殷商為例，作為鑒戒，要保有天命，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守正道就可以獲得眾人的心，而保有國家；失去正道，

必然失去眾心，而失去國家。因此一位有德的君子，先要謹慎於內德的充實；內德充實，必能感召人才；人才聚集擁護，必然能夠保有土地；有土地才會有財富，有財富才能供給眾人使用。德是根本，財是枝末，如果將本末倒置，內外易位，這將會引動百姓爭奪利益。所以君王致力於聚斂財貨，民心就會離散；君王如果能夠散財於民，照顧百姓，必然獲得民心，使民心聚合而服從聽令。」可見統治者以德為先，隨之以才能治世，必能獲得民心。

老子在《道德經》第五十九章說：「教化人民事奉上天，莫過於檢點自己收斂銳氣。唯有檢點自己收斂銳氣，才能使自己及早行於大道。要能及早行於大道，就是要做到所謂的累積深厚的德量；能夠累積深厚的德量，才能夠完成治人事天；能夠完成治人事天，其德智的效應當會是無窮盡的；其德智效應能夠無窮盡，才有資格領導國家；有如此的德智才能穩定國基，使得國家長治久安，這就是根深蒂固、長久存在的道理。」

以德治國比以智治國要來得有功能，修道以心性比修道以才華要來得實際。治國的執政者要先修好自己，使得德能兼備，才能正確統治國家，使得國家能富強，百姓能夠安樂。治心的修道者，必須先將心中的眾生降伏，使能聽令於德能兼備的性王，才不會讓自作聰明的習性所誤導。因而修道士當要時時反省自己，不要被外境所誘惑而走錯方向，才能在「修道修心」的原則下，漸漸去除心性上的污染，才得以回歸正道。觀音菩薩給了我們下文的引導：

捨一份真誠，得無上喜悅；
捨一份慈悲，得無上愿力；
捨一份能力，得無上助力；
捨一份力行，得無上福添；
捨一份錢財，得無上智行；
捨一份時間，得無上慧命。

40 不莊以蒞之

【原文】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孔子又說執政原則　雖有才智仁能守得
不能莊重蒞臨百姓　百姓不敬難以貫徹

孔夫子接著說：雖有治國的才智，也能以仁德持守，卻不能以莊重的態度蒞臨百姓，那也不會受到百姓的尊敬。

所謂的「莊」的本義是「草盛貌」，也就是叢草長得非常茂盛，讓人感到端莊而盛大，讓人有備受尊重的感覺。執政者要能做到人民有感，必須有智慧與仁德之外，在與臣民會面時，要能表現出對臣民的莊嚴肅穆，才能受到臣民的愛戴與尊重。孟夫子在《孟子・離婁下篇》說：「君王能把臣民當作自己的手足，那麼臣民就會把君王當作

心腹；君王把臣民當作狗馬，那麼臣民就會把君王當作平民；君王把臣民當作廢土草芥，那麼臣民就會把君王當作仇敵。」因緣果法告訴我們，自己如何對待人，他人也會如何對待自己。

《論語・為政篇》記載：季康子問說：「想要使百姓恭敬地處事，並且能夠忠誠待人，而且能夠互相勸勉，要如何才能做得到呢？」孔夫子說：「對待百姓的態度要能夠莊重，百姓自然會敬仰；能夠孝敬長輩，慈愛幼小，百姓自然能夠盡忠；能夠舉用善良的人，來教化不知道行善的人，自然會互相勸勉。」可見領導者要百姓做到敬重自己，自己要先以身作則，先做到蒞臨百姓的場所，必須言行舉止以及服裝儀容，都要做到莊重，是以孔夫子在此提醒說：「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

孟夫子在《孟子・離婁上篇》說：「愛他人，他人卻不親近自己，反過來反省自己，是否做到仁慈；治理他人，卻不能治理好，反過來要檢討自己是否明智；禮敬他人，卻不能得到善應，反過來

檢討自己是否恭敬。凡是行為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都要反過來檢討自己，自己能夠端正，天下的人就會前來歸附。《詩經・大雅・文王篇》說：『永遠配合上天的命令，自我尋求以獲得更多的福報。』」行有不得，要反求諸己，才能讓自己藉事長智，不可以怨天尤人，讓自己的心情更為複雜，讓美好的成果離自己越來越遠。

君子的行為，當要以身作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正如孔夫子在《中庸》所說：「君子要以人倫道德來治理百姓，只要能夠改惡向善就可以了。能推行『忠恕』之道，離正道就不會很遠了，也就是自己所不願意的事情，不要施加在別人身上。」孟夫子也在《孟子・離婁下篇》說：「君子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於他的存心。君子以仁慈存心，以禮讓存心。仁慈的人懂得愛護人，禮讓的人懂得尊敬人。懂得愛護人的人，別人也會愛護他；懂得尊敬人的人，別人也會尊敬他。」

天道好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早報晚報，遲早受報，無一可

以例外。人間的一切都有因果關係，明理的人當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必然會得到善報，懂得施捨的人，必然會有所獲得。濟公活佛提出《真捨真得》好文一篇，可以為我們修道的參考：

一個人如果有貪妄之心，那麼對於任何事都會有所奢求，有奢求就有執著。

執著為敗事之因，如蠶作繭自縛。

故修道者必須克服貪妄！

爭功好勝則貪，自專自是則貪，逞強恃能則貪，急功自矜則貪。

要將貪妄化為好善，奢求化為佈施，執著化為達觀。

無私心則寡欲，無偏心則寡尤，無惡心則寡欲，無欺心則寡悔。

一個真修行之人

行善之報莫想它，行惡之心莫生它，

行德之功莫記它，行道之果莫求它。

41 動之不以禮

【原文】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夫子又說知及仁守　莊重蒞臨一絲不苟
如果不能依禮行事　難稱完善品德豐厚

孔夫子又說：如果有治國的才智，也能以仁德持守，還能以莊重的態度蒞臨百姓，然而不能依據禮節行事，還不能說是完善。

禮是人與人之間的潤滑劑，可以拉攏互相間的距離，所以與人交往，只要出自誠心，禮多人也不會感到奇怪；如果不是出自誠心，禮多其中必有詐，所以「禮」在人際關係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要慎重表達禮儀，使能發揮正面的效果，才是正確的。有子曾在《論語・學而篇》說：「禮儀的運用，以能達到和平為最可貴。古聖

王治理國家的方法，以能達到和平最為美好。無論大小事情，都要以此為原則。如果遇到行不通的時候，也要深入了解和平的真諦，而去實現真正的和平。如果沒有禮儀的節制，有時也是行不通的。」為了達到和諧的目標，靈活運用禮節，以圓滿完成是必要的。

《論語．八佾篇》記載：魯定公問：「君王使喚臣子，臣子侍奉君王，要如何做才是合理呢？」孔夫子回答說：「君王使喚臣子，要以禮相待；臣子侍奉君王，要能盡忠職守。」臣子雖是君王所任命，食君之祿忠君之事，本是理所當然。然而君王在使喚臣子時，如果能有禮賢下士的誠懇，必然能夠感動臣子為其效勞，死而無憾；如若以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輕慢態度，必然無法讓臣子盡忠職守。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如果能以禮讓來治理國家，那還有什麼困難呢？如果不能以禮讓來治理國家，空談禮讓又有何用呢？」

老子在《道德經》第三十八章說：「當世人失去道時，才會以德來教化；當沒有了德，就會提倡仁；當沒有了仁，就會倡導義；當沒

有了義，然後才以禮來教化。當以禮來教化世人的時候，世人本有的忠信已經非常薄弱了。當禮節再無法教化人心時，人間的災禍亂象從此就開始了。」沒有了禮，相互之間的來往必然沒有秩序，天下豈不大亂？是以孔夫子在本章強調「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來警惕執政者。

大家都能行禮如儀，互相禮讓尊重，社會的秩序才會維持，家庭的和諧才能起作用，幸福的生活才能擁有。因而在平時生活中，要時時自我提醒，只要有不合禮制之處，就要及時改善，才不會引起更大的禍患。孔夫子又在《論語•泰伯篇》提醒我們：「只注重恭敬的態度，卻不合乎禮數，就會勞擾不安；只注重處世的慎重，卻不合乎禮數，就會畏懼不安；只注重勇氣的表現，卻不合乎禮數，就會作亂犯上；只注重心直口快，卻不合乎禮數，就會尖酸刻薄。領導人能夠以深厚的感情對待他的親屬，百姓自然就會具有仁德；對於過去的親戚朋友不遺棄，百姓自然不會冷漠無情。」領導人能夠以身作則，帶領

百姓興起禮讓的風氣，國家自然能夠安定。

《大學》載：「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領導者當懂得修養自己以為百姓的榜樣，平時遇到人事物時，當要反思檢點自己以達克己復禮。

濟公活佛以此則《省察克制》為題來教化我們：

一個人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省察克制的鍾鍊，
那麼人生就沒有圓滿的收穫。
惟有自制克己，
才能不為外來事物所欺所誘，
而能心平氣和，
不管對人對物必將無往不利。

42 君子可大受

【原文】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小事難判君子特色　承擔大任知其品德
小人不能承擔大任　可從小事知其品格

孔夫子說：「君子不可從小事來了解他的為人，卻可以承擔大任；小人不能承擔大任，卻可以從小事知道他的為人。」

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往往都在心念上有差距，以至於表現在語言文字上有其不同的描述。孔夫子當時在教導學生，借著君子的風範鼓勵學生，能夠成為進德修業的準則；借著小人的行為警惕學生，以免在人間遺臭萬年。君子做事負責任，無論說話做事都非常小心，連

在細微之處都會注意到，誠如《中庸》所說：「是以一位君子要戒慎恐懼，平時難以看到，難以聽到的地方。因而在隱微之處，別人尚未發現的時候，自己就要及早發現並加以修正。所以要成就一位君子，必須從『慎獨』的功夫做起。」如此做到「慎心物於隱微，遏意惡於動機」，不要如《大學》所說：「無德的小人，平時居心不良，所作所為自然就不善，因而為了滿足私慾，只要能夠達到目的，沒有什麼行為做不出來的。一旦見到光明正大的君子，必然感到羞愧害怕而躲藏遮掩，將其不良的言行掩蓋起來，盡力表現出善良的一面。但他卻不知道，其言行心思在別人的心目中，是被看得清清楚楚的，猶如看透他的內心一樣，如此假裝遮掩的動作，又有何好處呢？」孔夫子則在此章說：「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對於「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在《論語》中有多處出現，如今將其相關的篇章略述於下，以供大家參究，讓我們更能徹底明白：

《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里仁篇》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又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雍也篇》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述而篇》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子路篇》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又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憲問篇》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衛靈公篇》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陽貨篇》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小人貪得無厭，不懂得施捨，一生煩惱不斷；君子慈悲喜捨，懂得施捨，心胸寬廣坦蕩。是以人要走在君子道上，不要行於小人之道。濟公活佛有《捨得》之文，可幫助成就君子之道：

捨得微笑，得到的是友誼；捨得寬容，得到的是大氣；

捨得誠實，得到的是朋友；捨得面子，得到的是實在；

捨得酒色，得到的是健康；捨得虛名，得到的是逍遙；

捨得施捨，得到的是美名；捨得紅塵，得到的是天尊。

捨得小，就有可能得到大；捨得近，就有可能得到遠。

捨得某種精神，就有可能得到某種物質；

捨得某種物質，就有可能得到某種精神。

43 未見蹈仁死

【原文】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仁道需求甚於水火　蹈水火死我曾見過
孔子述說實際情況　未見死者蹈仁而獲

孔夫子說：「人民對於仁道的需求，比水火更為急切。我見過踐踏水火而死的人，卻不曾見過為實踐仁道而死的人。」

仁為仁義禮智信等五常之首，為人倫道德最根本者，是本性的種子，大道長養萬物的原動力。五行之義，木居東方為仁，火居南方為禮，金居西方為義，水居北方為智，土居中間為信。木要成長必須有水的灌溉，太陽（火）的照射，才能持續成長。木猶如人身，要能存

活必須有水火的幫助，可見仁在禮智之前，沒有父母生我們，水火又如何有益於我們呢？是以父母的恩情深似海，兄弟的行誼如手足，因而孝悌之道，在實際的生活中，乃成就仁德的根本，因此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作為一個人，平時能夠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然而會冒犯長上，這種情況是很少的。不喜歡冒犯長上，然而喜歡作亂造反的，是從來不會發生的事情。君子致力於靈根本性的淨化，建立穩定的根本，正道善德自然從此地生發。這人倫中的孝悌，就是培育仁道的根本啊！」五常之德，從仁道開始，沒有仁道，其他就免談了，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八佾篇》說：「做人而沒有仁德，禮儀對他又有何作用呢？做人而沒有仁德，音樂對他又有何作用呢？」

水火是人類及萬物成長的必需品，然而沒有仁德，人類及萬物根本沒法存活，世人只知道水火的重要性，卻不知道仁德比水火更重要，是以孔夫子在本章說：「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仁德對世人的重要性，猶如中庸之

道的重要，但知道其重要性的人卻不多，是以孔夫子在《中庸》說：「中庸是最合乎至善的正道，但長久以來，百姓能夠知道的已經很少了。」又說：「天下國家可以治理好，官位俸祿可以放棄，雪白的刀刃可以踏過，唯獨要行中庸之道就不可能了。」又說：「世人都說自己很聰明，可是當被驅趕陷入羅網陷阱之中，卻不知道要逃避。世人都說自己很聰明，雖然選擇中庸之道，卻很難有耐心堅守一個月。」由此可見世人看起來很聰明，其實對於真理大道中，與我們關係重大的仁德，並不是很懂，所以還經常踐踏拋棄它。唯有少數人能為仁德而犧牲性命，正如孔夫子在《衛靈公篇》所說：「有志於行仁道的修道士，決不會為了求生存而損害仁德，卻會為了成就仁德而犧牲生命。」

世人每天生活在大道之中，卻很少知道其中寶貴的重要性，老子在《道德經》第六十二章分析說：「大道是萬物深藏的根源，不僅是善良者寶貴的東西，連不善者也以大道為保護自己的寶物。大道真

理的美善之言，可以推廣於社會上；尊貴的德行，可以成為世人的模範。世人不善的行為，只要能夠依循正道而改過自新，大道怎會放棄他呢？所以即使成為天子，或被安置在三公的尊位；雖然擁有稀世珍寶的美玉，乘坐富麗堂皇的馬車，還不如獲得大道的尊貴。古人如此以大道為尊貴，為何不天天努力學習，以求得大道，修德以化解累世的罪業呢？因為大道有如此的功能，所以才能成為天下可貴的寶物。」

中庸大道與仁德，都是世人生存於人間的寶貝，古德還留下《三寶》之文，可為我們經營生活的參考：

護身三寶：算了吧、不要緊、會過去的。

說話三寶：請、謝謝、對不起。處世三寶：謙虛、禮貌、讚歎。

修養三寶：安靜、慈祥，沉穩。家庭三寶：歡喜、幽默、體貼。

齊家三寶：和氣、和樂、和平。飲食三寶：均衡、節制、感恩。

健康三寶：步行、少慾、氣和。

44 當仁不讓師

【原文】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孔夫子說面對仁德　如有機會必須貫徹
對於行仁不讓師長　如此不失君子風格

孔夫子說：「面對實踐仁德，不必謙讓給師長。」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回答子夏問孝時說：「子女在父母面前保持和顏悅色，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有事情的時候，為人子弟要為父母師長操勞；有酒食的時候，由雙親師長先享用，難道這就是盡孝道了嗎？」可見「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只不過是表達孝道的形式之一而已，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顆尊敬的心。古時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之說，是以要對師長盡孝道，使其能感受到教養之恩的

回饋。兒女對父母的盡孝，也是一種仁德的表現。孔夫子在《中庸》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一》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能把孝道做好，就是實踐仁德。該做的仁德，不必禮讓，還要爭取把他圓滿完成，這是對師長最高規格的敬重，此時的不讓，才能真正體現謙讓的精神，使得仁德的風氣能在其中發展。

《易經・乾卦・文言》說：「君子借著學習來累積知識，借發問來辨明疑難，平時要以寬裕居心，要以仁慈行事。」以仁慈來待人處事，必然能夠經營和諧的氣氛，讓大家可以過著幸福安樂的生活。平時的生活中，好的事情要爭著去做，不要存著等待別人去做，自己就可以輕鬆享福，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如果大家都持著這種想法，社會人情必然是冷漠無情，最終受苦的還是大家。明白這個道理，就可知道孔夫子在此提倡「當仁，不讓於師」的道理。

師長教導我們做人做事的道理，我們當要盡力去實踐完成，能夠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從中能證實「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原理，一點也不假。台灣諺語說：「有狀元學生，沒狀元老師。」意味著老師教導學生的偉大精神，把終生從事教育的目標，期待學生能考中狀元。只要學生有成就，就是老師最大的安慰與鼓勵，學生能在行仁的聖德有所成就，這就是師長的光榮，師長一輩子的辛苦付出都值得了，又有何求呢？師長的偉大，在於其付出以成就下一代，卻不與下一代爭，其默默耕耘實事求是無為不爭的精神，誠如老子在《道德經》第八十一章所說：「真實的話往往不好聽，好聽的話卻常常不夠真實。真實行善的人，往往不說好聽的言辭，會說好聽話的人，經常沒有行善的舉動。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會賣弄學識；會賣弄學識的人，大多沒有智慧。聖人沒有佔有的私心，以自己既有的盡力去幫助他人，當他人回饋的時候，自己的受惠比原來更多；以自己既有的施與他人，當他人回饋的時候，自己反而得的更多。天之道，

大公無私，對於萬物只有利而沒有害；聖人善體天道，施與眾人卻不與眾人相爭。」如此不爭的做法，使無為的精神發揮到了極致，使得人人都能受益。

南海古佛的《慈航渡眾》一文，更顯出無緣大慈的無為精神，可為我們的座右銘：

慈航又名法船，即是傳法於苦海普渡眾生。

但法船並無形象可見，亦非如世人意識中的船形一般。

法船之渡世，必須本於佛道之真理，以仙佛慈悲之心懷，引迷入覺，普化蒼生，出離苦海，故名曰「慈航」。

如果沒有普施的真理，以化渡眾生者，則不能稱為法船。

法船使人了悟真性，心懷慈悲，真心佈化無畏無息，而救苦渡眾者，則是真正之法船也。

45 君子貞不諒

【原文】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子曰君子堅守正道　遇到困境不屈不撓
從不固執也不偏差　持守中庸言行完好

孔夫子說：「君子能固守正道，卻不會固執偏理。」

釋迦牟尼佛於菩提樹下看到流星之際，感悟地說：「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即得現前。」世人本具佛性，只因妄想執著，所以佛性被遮住而見不到，如同太陽被烏雲所遮蓋，就見不到陽光了。如能將烏雲撥開自見陽光，世人能將妄想執著去除，自然能夠見到本性。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菩提的本性本

來就是清淨的，只要能夠善用這一顆菩提心，就可以直接了悟成就佛道。」世尊在《金剛經・離相寂滅分第十四》告訴須菩提說：「如果菩薩在行布施時，還執著於有為法，就如同人走入暗室一樣，什麼東西也看不到。如果菩薩在行布施時，不執著於有為法，就如同人有眼睛，在日光明亮的照射下，什麼東西都能看得很清楚。」

「貞」是固守正道的意思，「諒」是固執不知變通的意思。要成就一位君子，必須德智兼備，因能固守正見解、正思維、正語言、正行為、正生活、正精進、正意念、正禪定等八正道，所以德量充足；又不固執偏見而知道變通，所以充滿智慧。因而德智具足的君子，在人間能夠在待人處事做到理事圓融，使得人道圓滿，天道自然會有成就。「貞」也就是行中庸的正道，才得以不偏不倚回歸本位，如果有所偏差，將會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的效應，將來要成就聖佛的果位，是非常困難的。世人本具聖佛的本質，但必須行中庸正道才得以回歸本位。

《中庸》載：「真是偉大啊！聖人所推行的正道，浩瀚無邊，能夠生長養育萬物，其德量與天一樣崇高而且充盈有餘。三百種禮儀，三千種威儀，這些都有待於聖人來實行。所以說，沒有至高的品德，就不能成就至道。因此君子要能夠尊崇道德修養，而且要在正道上去追求學習，始能達到廣博的境界，而且達於極盡精微之地；又要洞察極高深之境，而且要奉行中庸之道。不但要溫習舊的知識，而且不斷增加新的知識，隨時要以誠敬的心奉行禮節。因而才能做到居上位而不驕傲，居下位而不反背。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他的言論足以振興國家；國家政治混亂的時候，他的沉默足以保護自己。《詩經・大雅・烝民篇》說：『既是明智，又能通達事理，可以保有自身。』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君子之道，進可攻退可守，不但可以利益己身，還可以利益大眾，做到推己及人，己利利人，己達達人。

君子之道，能以至誠之心感化萬物，做到明明德、親民，以止於至善之地，是以《中庸》載：「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

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修道士能布施誠摯的愛心，將可使自己成就君子，古佛有《愛的叮嚀》之好文送給修道士：

懂了道理後，藉由這個肉身，
去了自己宿世的因緣，
去了自己宿世所造下的業，
好好的行功了愿，提升自己靈性。
抱著一顆聖心、佛心，所做的一切事，才叫做聖事，
因為道就在日常生活中。

46 事君敬其事

【原文】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侍奉君王敬事盡責　時時反省自我制克
從不違禮犯法行事　不求食祿自然有得

孔夫子說：「事奉君王，應先敬事其職責，然後再談食祿的問題。」

孔夫子為人一生光明正大，做任何事情，事先都有周全的準備，進退都有所依據，所以能夠從容行事。教導學生在官場做事，也要先培養自己的能力，如何將君王事奉好，將君王所交代的工作處理好，如此才能得到君王的信任，然後再去談論食祿等的報酬，君王必定能依你的能力，給予相當的報酬與獎賞。最怕的是自己沒有實力，卻要

要求高職位高薪水，終究不能如己所願，恐怕有時還會自取其辱，是以孔夫子在此章說：「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回答子張，請教求取俸祿的方法時說：「在職務上遇到困難，要多聽別人的意見，如果還有疑問就暫時放一旁，等待適當的機會再予解決，對於其他的部分，在說話時也要謹慎，招致怨尤的事情就會減少；要多參考別人的做事方法，如有感到缺陷而不安時，應該要暫時保留，對於其他的部分，行為也要謹慎，導致後悔的事情就會減少。說話少招來怨尤，行為少導致後悔，求取俸祿的方法就在其中了。」盡心盡力做好自己負責的工作，自然會得到上級的信任，當要處理重要事情，非你不可時，還怕沒有工作，沒有薪水嗎？

要從政當官，必須要具備良好的條件，能夠將君王事奉好，能夠將交給我們的任務處理好。在任職之前，先思量自己是否準備好就職的能力，然後再去任職，自然游刃有餘，不要一直想要用各種花言巧

語，委親託朋打通關節，讓上級來關照我們，這不是任官稱職之道，因而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說：「不要擔心別人不知道自己，應該要擔心自己不能夠理解別人。」又在《論語・里仁篇》說：「不必憂患得不到職位，應該憂患是否有能力立足於職位上；不必憂患沒有人知道自己，只要要求充實自己，他人自然會知道。」

現今有些人找工作，存著自私自利的心，不知道充實自己的工作能力，卻要求工作要錢多事少離家近，不知道自己要先付出，取得老闆的認同，然後再去談調整薪水職務的事情，不管自己的能力如何？也不體諒老闆的困境，共體時艱，只要有些不利於他的事情，就計較到底，不知道「覆巢之下無完卵」的道理。一天到晚在腦海裡只有錢存在，一點也不講究情理與道義，實是可恥之事，是以孔夫子在《論語・憲問篇》回答原憲問恥時說：「在國家政治清明的時候，只知道領薪水；在國家政治混亂的時候，也只知道領薪水，這是可恥的事情。」老闆與員工，國家與百姓，應該是一體的，為了公司的興旺，

為了國家的富強，其成員應該要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才能有理想的前途。

來到人間，生活在環境中，可以磨練出應事的能力，並修出美好的品德，濟公活佛有《歷練》一文，提供我們參考：

從奉獻中獲得快樂，從忍辱中培養道德；
從勤奮中打發時間，從苦行中激勵精神；
從隨緣中處理生活，從信愿中增進道念；
從發心中擔當責任，從擁有中養成節儉；
從物欲中有力自制，從實踐中完成抱負；
從本性中啟發靈巧，從工作中生發熱忱；
從反省中檢討功過，從寬容中揚棄嫉妒；
從克難中創造明天，從威儀中訓練自然；
從淡泊中尋找歡樂，從寧靜中安頓身心；
從參學中體悟修證，從悲願中發奮學習。

47 有教不分類

【原文】子曰：「有教無類。」

施以教化不分類別　因材施教實踐真切
孔子一生孜孜不倦　廢寢忘食始終不懈

孔夫子說：「施以教化不分類別。」

孔夫子的教育觀念，主張因材施教與有教無類，希望提升人才的教育，培養品德來為國為民服務，這是緣起於他大公無私的思想觀念，只要有心想要學習，不論老少、家庭背景、相貌俊醜、富貴貧賤，他都肯用心來加以教導。是以孔夫子在《論語．述而篇》說：「只要自行準備束脩等薄禮來求教的，我不曾不給予教誨。」因而前來求學有三千弟子之多，成就了十哲、七十二賢，為當時培養了許多

治國的人才，使當時各國的政治起了莫大的影響，同時也成為開創私塾的先驅，讓更多的人有機會接受教育。

這十哲分成四科，在當時社會成為佼佼者：在德行方面出眾的有顏回（顏淵）、閔損（閔子騫）、冉耕（冉伯牛）、冉雍（仲弓）；在言語方面出眾的有宰予（宰我）、端木賜（子貢）；在文學方面出眾的有言偃（子游）、卜商（子夏）；在政事方面出眾的有冉求（冉有）、仲由（子路）。其他方面出眾者有顓孫師（子張）、曾參（曾輿）、澹臺滅明（子羽）、原憲（原思）、公冶長（子長）、樊須（樊遲）、有若（子有）、公西赤（公西華）。

本章所說的「有教無類」，我們可以從孔夫子學生的背景來看，就可以一目了然。這些學生來自魯、衛、吳、齊、陳、楚、宋、秦、晉等多個國家。從學生的身份來看，有貴者，如孟懿子、南宮敬叔；有低賤者，如公冶長，曾在縲紲之中，顏涿聚曾經是樑甫之大盜；有貧窮者，如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仲弓家無立錐之地；有富貴

者，如子貢、公西赤。再從學生年齡的差距來看，其差距顯然非常大，如顏路比孔夫子少六歲，子路比孔夫子少九歲，顏回比孔夫子少三十歲，公孫龍比孔夫子少五十三歲；還有父子檔的學生，如顏路與顏回、曾點與曾參。此外，還有邊當官邊讀書的，如冉有、仲弓；也有只讀書不當官的，如顏回、閔子騫。

孔夫子所教的學生，由於個性與程度不同，所以必須因材施教，才能培養其優點改善其缺點，使多數的學生都能發揮其所長來輔助君王，利益百姓。誠如《論語‧先進篇》所記載：子路問：「聽說了就可以去實行嗎？」孔夫子說：「有父母兄長在，要先請示他們，怎麼可以聽說了就去實行呢？」冉有也問：「聽說了就可以去實行嗎？」孔夫子說：「聽說了就可以去實行。」公西華問說：「子路同樣問『聞斯行諸？』老師答說：『有父兄在，要先請示他們。』冉有也問『聞斯行諸？』老師卻說：『聽到了就可以實行。』我心中覺得很疑惑，膽敢請問老師其中的原因？」孔夫子說：「冉有的個性謹慎畏

縮，所以鼓勵他前進；子路的個性好勇過人，所以要勸退他。」這就是因材施教，正可與有教無類相配合，造就更多的優秀人才。

面對人生許多課題，當遇到困難的時候，必須向有智慧的賢者求教，並虛心學習，才能正確化解困難，走出困境的死胡同。濟公活佛以《觀心》來引導我們，經營正確的生活：

以樂觀的心，面對自己的人生；
以遠觀的心，看清楚模糊盲點；
以平觀的心，斷定奪曲直皂白；
以客觀的心，學吃虧忍讓包容；
以旁觀的心，圓滿周遭不平事。

48 道不同不謀

【原文】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 彼此行道宗旨不同　各行其道互不相衡
> 各自努力不相為謀　殊途同歸終必相通

孔夫子說：「彼此行道的宗旨不同，就不必互相商謀。」

大道始於無極，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重疊形成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在陰陽兩爻交叉互動的作用下，形成了萬事萬物萬象，這正是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二章所說：「道由零的無極，在機緣成熟時變化成一的太極，然後生成二的陰陽兩儀。在陰陽兩氣的交合作用下，就形成了三的多種物類，從而有萬物的產生。」就是一本萬殊的情況，萬物的根本是

道，乃是一合相，等到散成萬事萬物萬象時，就不是一合相了。當世人看到繽紛的萬象時，常著於境而迷於境，無法理解源頭是相同的。於是各就自己的生存環境去經營，沒有多餘的精力去分心關照其他的事情，只要能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對了，因此孔夫子在《論語‧泰伯篇》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要我們專心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不要分心去干擾別人的事情。世間之道比比皆是，雖源頭相同，但離自己太遠，對一般人而言，應該做好與自己關係親近的事情，行有餘力，再由近而遠，不可本分的事還沒做好，又分心去參與別人的事情，最後造成兩者皆敗，並不是好現象，是以孔夫子在此章說：「道不同，不相為謀。」以避免莫衷一是。

雖然說大道最後是殊途同歸，但剛開始由淺入深時，也要一步一腳印踏實去做，才不會亂了腳步，最後才會有成功的希望。我們都知道「瞎子摸象」的故事，瞎子無法看到大象的全貌，只能靠手的觸覺，摸到某一部份就將象形容為某物，其實他所形容的也沒有錯，只

是以偏概全而無法說明真相。這正是說明世人的智慧眼未開啟，猶如瞎子的眼睛被蒙蔽了，所以難以看清事實整體的真相，因而對於判斷事情，往往難以準確。孔夫子在此說「道不同不相為謀」是對一般百姓而言，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讓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專心致力去運作，避免互相之間的看法不同而起爭端，讓和諧變質而演變成亂象。如果能夠更上一層樓，見識更寬廣，自然能夠徹見越靠近源頭，其關聯性就越強，如此才能夠朝向萬殊歸一本。

大道從一本開始，到分散成為萬殊，是要經過漫長的時日，大道有分必有合，如今已到萬殊歸一本的收圓期，當然也要經過一段時日的演變。然而萬法由心生，萬法亦由心滅，一切都是此心的作用。道由一到無盡，由有形到無形，都是大道的作用，心與道合，心即是道，道的分合亦是此心的作用，當要開創時，要用分的方法；當要收圓時，就要用合的方法。當要分工的時候，就要以「道不同不相為謀」任事，當要合作的時候，就要以「集思廣益理事圓融」處事，如

此才是合宜。

大自然本是互相關連而相應的，本來是密合而不可分的，本是互助而不相抗的，只因不名其中的道理，互相之間才會起衝突，是以《易經・乾卦・文言》說：「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呼！」聖人由凡人修道修心以至於淨心而成就，關聖帝君教導我們《懺悔》致聖的方法：

真正要懺到你良心發現，
懺到你一念不生，
懺悔淨盡性靈清，
懺到你消冤解孽，
懺到你躲災避難，
這才是真正懺悔啊。

49 辭達而已矣

【原文】子曰：「辭，達而已矣。」

文辭功能要在通達　卻是不在孰小孰大
平時溝通靠此工具　善用文辭不可使詐

孔夫子說：「文辭，只要能表達其意義就可以了。」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必須靠文辭，文辭包括語言、文字、符號、動作都是，凡是能夠傳達心意的皆是，重要在於兩者之間能借著文辭做為橋樑，使能溝通而產生共識，達到圓滿完成任務為主要，是以孔夫子說：「辭，達而已矣。」說明了文辭的功能，要我們懂得善用。

不要如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所說：「整天和一群人廝混，不說一句合乎道義的正經話，喜歡賣弄小聰明，這種人實在難有成

就。」孔夫子又在《論語・學而篇》說：「慣用花言巧語，以及外相美色迷惑他人的人，很少具有仁德。」

文辭是用來互相溝通的，不是用來互相欺騙的，如此錯用文辭，將會給自己帶來不好的影響，小則遭人白眼，中則引來恥辱，大則喪失性命，是以不要等閒視之。《論語・公冶長篇》記載：有人說：「冉雍本性仁厚，但不善於言詞表達。」孔夫子說：「何必要巧言善辯呢？用善辯來應付他人，經常會惹人討厭。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但又何必用巧言善辯來應付人呢？」

在《論語・顏淵篇》所說的「浸潤之譖，膚受之愬」，都是以文辭來表達，但都是用文辭來替自己遮醜，希望借著文辭來漂白美化自己，以為如此就可以掩蓋自己的錯誤，取得一時的勝利，其實這種自欺欺人的行為，為了圓一謊而造十謊，為了圓十謊而造百謊，總有露出馬腳之時，一旦東窗事發，必然會自食惡果，與其為了隱瞞一時而苟且，何不坦然以面對，落得輕鬆愉快呢？天道好還，天網恢恢，

疏而不漏，在世上因緣果法的適用，沒有一個人能例外，是以《孟子‧公孫丑上篇》載：「《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因此要小心文辭的用法，用得善有善報，用錯了有惡報。

《論語‧子路篇》記載：魯定公問說：「一句話能夠振興邦國，有這樣的事情嗎？」孔夫子回說：「說話不要如此預料，但古人說過：『當一國的君王很困難，但要當臣子也不容易。』如果能夠知道君王不好當，而謹慎於處理國政，這句話不就幾近於振興國家嗎？」魯定公又問：「一句話可以喪失國家，有這樣的事情嗎？」孔夫子回答說：「說話不要如此預料，但古人說過：『我當君王沒有什麼覺得快樂的，只是我的話沒有人敢違抗而已。』如果所說的話是美好的，而沒有人違抗，不也是很好嗎？如果不是美好，卻沒有人敢違抗，這一句話不就是幾近喪失國家嗎？」振興的話能夠產生作用，國家必然興盛；錯誤的話卻沒有人敢違抗，這是喪國之兆。

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文辭，如果不謹慎，將會造下妄言、惡口、兩

舌、綺語等四種口業，將給自己帶來重大的惡報。然而文辭的作用者為心，所以修身養性以修成正道，必從修心開始。關聖帝君撰此《修道修心》一文，可供參考：

修道人想成仙作佛，你沒有成全眾生，你哪來的果位？
佛無眾生不能成佛，眾生沒有佛不能得救，本就是相輔相成。
擔有天職，都是代天宣化的人，
都是仙佛的化身，品行高超了沒有？
言行舉止合乎佛格了沒有？成佛心了沒有？
通通都沒有，慈悲心都沒有，
同情心都沒有，忠恕心都沒有，
恭敬心都沒有，謙虛心都沒有，
通通沒有，怎稱為修道人？

50 固相師之道

【原文】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即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 孔子迎接魯國師冕　及階及席介紹在前
> 子張請問與師之道　引導盲師其禮不變

魯國的樂師名叫冕，來拜見孔夫子，當他走到階梯時，孔夫子說：「這裡是階梯。」走到坐席時，夫子說：「這裡是坐席。」等到大家都坐好了，夫子告訴他說：「某人坐在這裡，某人坐在那裡。」等到師冕拜別離去後，子張問說：「這是和盲樂師應對應有的道理

嗎？」孔夫子說：「是的，這本來就是招待盲樂師應盡的道理。」

古代奏樂的樂師都是盲人，他們所演奏的都是足以教化人心的正樂，與現代的音樂所具有的娛樂性質，大異其趣。因此當時樂師所奏的音樂，對於社會是有相當影響力的，因此孔夫子對樂師是非常尊敬的，所以當師冕來拜訪孔夫子時，為表示對盲樂師的尊重，親自到門口去接他，而且沿途很有禮貌護著他，介紹環境與參與坐席的人，等到師冕離開後，子張覺得很納悶，有需要老師親自那麼有禮貌去招待他嗎？孔夫子十分堅定告訴他，本來招待盲樂師就是要如此。由此可見孔夫子的為人，是那麼謙虛而有愛心，對於傳播正樂感化人心具有正能量的樂師，所表現出來的真誠。

《禮運大同篇》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

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從此文可見，世界要大同，對於鰥、寡、孤獨、廢疾者等弱勢族群的照顧，是非常周到的，體現文明社會好生之德的慈悲心。

我們可以從史料中去了解，對於各種殘疾者的稱呼：對於視力殘疾的盲者，有無目眹（讀鎮）的「瞽」；有目眹而無見的「矇」；有目無眸的「瞍」；雙目失明的「盲」；單目失明的「眇（讀秒）」。由於盲人的身分不同，而有瞽人、瞽工、瞽師、瞽夫的不同。對於聽力的殘疾者，有耳不辨五聲之和的「聾」；出生而聾的「聵（讀愧）」。對於語言殘疾者，稱喑、啞。對於肢體殘疾者，有無右臂的「孓（讀決）」；有無左臂的「孑（讀節）」；有腿腳殘疾的「瘸」；有走路不平衡的「跛」；有上下之混合殘疾的「攣躄（讀攣必）」。對於軀體殘疾者，有駝背的「僂」或「佝僂（讀扣樓）」；有身體異常矮小的「侏儒」；有中風引起痲痺或癱瘓的「偏死」。對於智力殘疾者，有反應遲鈍的「癡」、「呆」、「癡呆」；有生而癡

呆懵懂不辨東西南北的「愚蠢」；有輕度弱智的「疙（讀歌）」。對於精神殘疾者，有癲、瘋、癲狂、狂疾等稱呼。對於這些殘疾者，自古以來，每個朝代都有優恤的政策，並設有專門救濟的機構。

在中國古代的殘疾者，不但能得到同情與照顧，有時也能接受一些專業的教育。依據史料的記載，周代的瞽矇教育已經具有相當成熟的規模，一支三百人的盲人樂隊，分成上瞽四十人、中瞽一百人，下瞽一百六十人。由兩名大夫和四名上士，分別擔任大師與小師。這些大師與小師也是從優秀的盲人中選拔出來，具有較高的音樂水準。

身體的殘疾來自因果，明理者當知施捨，以行善彌補自己的缺陷，古德有《捨得》一文，以鼓勵我們進德修業：

捨恩捨愛捨凡情，捨名捨利捨貪瞋；

捨口捨惡捨人我，捨福捨時捨精神；

捨身捨財捨無畏，捨心捨力捨青春；

捨得捨得捨得捨，捨下一切真得真。